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癸酉

貴池吳應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
尺寸使有所發揮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
籌畫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寮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
勢分懸絕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鬱鬱不得
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
某於相公時辱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

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惶惑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擠掇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

日所以上副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謹身奉上謂遂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觀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卽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怙勢如昔分宜江陵者之爲而天下之心多不屬者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事少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卽在彌縫之中而借推委以行陰刻之實於天下之公論亦有所不暇惜者乎論者謂四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暇遠論卽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嘗卽其行事而欲

身爲之乎故不肖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虛心盡下而又愛惜人材護持善類使負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而正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卽有緩急皆可得其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弘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弘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輕術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所期有不正者乎至相公爲天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卽開廓廣大亦有以自立於不敗夫執持之事誠非一端其大者不過利則銳興害則決去而已今天下弊政豈可枚舉某請言其甚者則徇體面而循資格二者其急害也大下國

事不成其原皆始於徇情面而用人不效則惟資格限之而已今自郡邑至部院何一非徇情面之地自小吏至大寮何一非徇情面之官自門生座主以及鄉紳知故何一人不涉徇情面之事選舉陵遲吏治日偷財力益竭實原於此甚者墨敗之吏附逆之黨肆其險智煽惑人心其所以賜張狼顧者無所不至而有司敬畏有如帝鬼以此變化風俗必至於廉恥喪盡而忠義絕種矣卽此一端可不爲之寒心乎至資格之弊則益不可言矣設官而立資格原所以抑人奔競之心而收其積久之效也行之於今則不勝害今試節舉其二端如網羅人材莫急於考試察吏

安民莫重於巡方今自督學之差以及分房典試之後有一不論資俸而問操守衡鑑者乎卽今闈中事故可概觀矣如此而天下之文章何得不靡通經學古之士安得皆盡其用也撫按之官亦不論材猷品望而惟序是及又視事甫畢卽代去如此吏治安得精民瘼安得悉舉劾安得公盜賊安得不生訟獄安得衰息而且所薦則有謝矣所劾安得不可請而免乎以人才吏治所從出乃惟資格是循嗚呼天下事何得不日壞也抑某覩近事而尤有所感焉如浙閩二撫其立朝本未亦自可見向使居清要之地任表率之責未始不爲名卿貳乃用違其才至無補於國

將其生平亦因之而掩方其用之之始夫亦曰資當然耳孰知以資格用人賢者不免矣況庸流乎又況於衝邊要害不惟其材而以資相推幾何不以天下僥倖耶蘇子所謂凡是二者積弊已非一日人卽知其害而未有知其如是之甚也夫然卽有盪滌振刷不謂之紛更多事故於今日而重以有所延訪執持望之相公者豈不肖之過計乎夫今天下之禍興盜賊之氛熾忠直敢言之氣衰而強毅有爲之才寡數者不肖不言而區區舉此二事亦審別治亂之原度世事之所最急而相公之可爲者進之而已至若心爲萬化之原所繇正朝廷以正邦國者又自有

啓沃之微用以感喻于不言之表此固非他人口舌之所能效也若夫公卿舊吏係天下之望者幾人又實可爲天下之用而向以言事見罪者幾人意相公出必有處置之宜以爲同心致治之助則又不待不肖之一一舉而疏之也不肖草莽賤士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又不自揣其愚妄輒敢言天下之事亦惟相公留意人材雖不肖如應箕亦使於拜命之日得盡其狂則天下之士所以奔走輻輳皆盡忠閣下而有以成相公不世之相業者未必非不肖之今日之有以始其事也惟相公原諒裁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後下之人有廉恥生無暇舉其他姑卽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于茲極矣揆厥其繇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悅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童生有從府考託名者舉以爲羞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且嫌故其時窮鄉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籌算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工請託者幾人未聞計能文者幾人也而爲童生者挾其厚貲雖日不識丁亦攘臂而議于

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橐輒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遂徙業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寒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又負權術持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直嗚呼豈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而增田產之資乎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薦賢夫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嘗以五罪蔽此屬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貲便爲請託是攫金於市之行

也不論文莠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賈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蹶而吾囊金已盈矣是掩取禽獸之智也夫今之能薦人者亦曾親嘗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踵事爲愉快是入官變塞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囑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囑卽有所博訪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卽見遺者亦自安義命而無冒陵

詬誅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爲齊民之表考試爲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貴而於錢糧訟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已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寒爲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卽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爲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細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真能自負其曲而挽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隳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嘆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蓋爲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甫

蒞任而卽有言工之役誠如生言之此正今日厲世摩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聽之實於治化有裨惟採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邸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頰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二三友生如南昌陳弘緒慈谿姚元台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慶而宜爲規於是咸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曠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聞見所難得則人之望我常奢身

爲天下所共期卽已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庸甚奢之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已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之不能言爲天下所不能爲以副期望而庶幾無慙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也疑者曰經學明未必其通世務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居焉當今 聖明之主斷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日夜奉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盡之未靖盜賊之加熾民賦之旣竭天變之疊見積數年之整頓聚舉世之談議圖之猶不見效至欲舉而責一新應聘之經生此其說甚迂然天下固有最

急且大者先生知之乎天下有一二事焉近之關國體久之卽爲治亂所從分向苦無言之者今言之輒見罪矣天下有一二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向猶有言之者今劾之而見罪薦之而見罪矣箕卽不明著其事與人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扼腕歎息於此者也先生至闕庶幾召對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急與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則宜持浚恒之戒儻游浸漬以俟大有所爲不然則宜據胸陳臆深切利弊使明主感而重經誼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閒卽

不幸以言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某近讀召對日錄知主上有菲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綜名核實言無敢違而廷臣卷舌固聲頭搶地莫知所措其菲薄也何怪焉某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明主可以理奪卽死耳死耳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裂裾折檻彼獨非人哉夫有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何獨無言然猶曰積威之所劫也若先生則主上虚心待之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智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數十年一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已之責副天下之望是徵聘非重

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累徵聘矣則先生於鄙言雖欲不深省而亟行之其可得乎昔李固以慕於黃瓊而遺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忠於先生者亦欲弘獎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樊英殷浩古今同歎卽本朝吳聘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先生所宜鑒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是役也必居翰苑爲大官此後生粗知文字僥倖一第者累日皆可得何獨先生撰論賦頌可以鋪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爲慶所爲疑者則有閒矣惟先生採擇垂納天下幸甚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乙亥

前聞流賊破廬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自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乍聞此警因而張皇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卽謂賊已震隣防備宜預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曉以理勢使不爲虛聲所恐而執事輟詞訟罷征賦減騶從日親百姓家諭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揣摩疑畏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城來者言將折郭外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折不可復完未見一賊而先使室家破蕩閭井蕭條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

畱此以資賊俟賊果渡江然後從而搬撤從而焚棄未爲晚也又言已閉築諸門此亦不可蓋諸門爲薪米從入之地關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搖卽奸細宜防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入古所謂胡越起於轂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卽兵也合諸衙門卽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皂隸吏書皆可用也執事請先以正堂諸役練之而衙官各練其役此輩素有職業既不待招集之勞而本官自行操練卽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費厚其工食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兵之擾而

得兵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即未至城下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舉監盡免雜徭已爲小民側目一旦有急而不先以其身爲民倡其子弟奴僕皆閑手偷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捱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戎行其爲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竊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者矣誠如鄙言行之人心固而敵愾張雖單城可以拒數十萬之銳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

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卽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計亦必無前日殘破之事也不肖非蒙執事深知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

再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昨問之城中來者知賊之猖獗如故又因我兵失利城守加嚴據目前之事勢亦何得不如此生不能荷戈負矢身在行間則又安得默默而已乎夫以烏聚流剽之餒賊致勤撫按道府之督兵而不能卽勦非賊之難勦也緣南方之兵其不習征戰已久而變起倉卒上之調度乖方以不教之兵禦驟張之寇又方略不具其敗也宜也方賊之來

也卽調池兵殺賊生以爲失計賊衆我寡賊馬我步賊用兵已久而我兵未見戰鬪其不敵也不待智者知也況以池人之怯弱哉安慶之兵自足以守安慶之城善用之亦自足滅安慶之賊假謂賊衆兵寡強弱不敵然大兵且至盍亦稍施坐困之策或多張疑兵或乘閒設伏以圖必勝奈何先用池兵嘗試至被殲焉以挫士氣以張敵威乎此前事已不足悔然今之大兵又敗何也從來用客兵殺賊而不敗者亦鮮矣此中事故萬端機變之臨要非言語能盡姑以今日之城守再論之可乎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萬萬可無慮者卽以爲可慮而防江之計豈不急於防城

以人之一家譬之江則外戶也城則內室也嚴城守而懈江防俗所謂備盜者扃臥室而開大戶也豈計之得者乎以江南大勢計之長江之守要有三京口也采石也池州也以池州目前之勢計之則又豈獨防李陽河防池口爲急哉蓋賊之渡江必乘上流之勢而持人之虛彼東流建德尤岌岌也若不幸而賊果來一城守遂畢吾事乎嬰一城以自固而以鄉保餉賊非計之全者也賊所恃者馬江南險與馬無所逞賊所資者掠先事撤置多方阻截使掠無所施主客步馬之勢皆已懸絕特患人心不固未戰氣沮則今所爲設奇制勝之略用以鼓舞士心而豫壯敵愾

者又將何途之出乎除訓練兵快選募勇敢外又在嚴行保甲使地方豪傑倡率保聚不可不精究其法而通變其用生問嘉靖時 溥都城仇鸞尾賊不戰而四方勤王亦無以一矢相加遺者至居庸關有田夫數輩憤其殺掠之慘執鋤逐之 亦駭遁人然後知 不足畏而其將皆可誅也於是給事吳時中亦以地方豪傑保聚殺賊之略疏之於朝時以爲善策夫北鹵之與流賊其形勢之強弱何如都城之與郡縣其法行之難易何如則亦顧其行之之人與行之之方何如耳繇生之言不守江不謂之守也不慮戰亦不可言守也執事試以愚所策與各當事計之又

設誠行之而事猶不濟者生將自此杜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古人不敢以 遺君父憂某雖空言亦政以父母師長之憂爲憂者傳聞在城之人相率爲逃遁計充此輩之心背叛之事何不可爲夫官之守城爲百姓也百姓皆欲去果何爲乎古之民有易子炊骨而不敢叛今之人未見賊而輒欲逃天下事可勝歎哉某以爲事後亦須驗處不冠有此當在不齒之列而縮氓當齊之以法夫法度行而民心一而又應變有方如是而猶患賊無是理也生誠愚昧伏惟執事詳察所以言之之心幸甚

與田令公論鄉中糴穀事書 戊寅

應箕不肖蒙執事寵之儔伍之中加之賓客之上不以身不至庭爲疎傲又不以有所議論爲干請而諮訪時及雖古人所云特達之知有加於此哉頃言興革數事俱蒙採納獨敝鄉糶糴不均小民窮苦之情未有盡陳其弊者不肖又安忍默默於此敝邑多聚鄉而居人多田少每年半仰食江船之穀卽寒鄉一方多至二十餘萬石此皆客所販也客販者多量遠近時日以收子母故價低昂有時但使隨時平價猶未甚爲民厲也近城糶糴出入皆用斗斛斛皆經官較者未能意爲多少輕重也又賣米有市民取之唯時無沿門告糶之苦也獨敝鄉富戶取田租而閉之

必乘販之適缺伺價之極昂民之至無告然後開糶糴不用斛而用秤於是貴賤聽其口裁輕重惟其手授而開閉任其意行窮民非乞糶無從得食於是仰鼻息揣風旨甘受捺指內忍哀痛而莫可如何矣敝鄉田租每畝徵取二石而收之者用租秤租秤者每石二百二十觔也出糶則用發秤發秤每石九十觔也天下有一物出入而不平若此者乎交納條鞭折色皆用廣等等至廣而止矣糶穀者則每兩又益二分焉河例糧食出入銀皆九入色而止矣糶穀者皆取足紋窮民拮据所積稱貸所有何從得紋於是加色則又聽富人意估有量五爲一折七而三者矣通

計窮民糴穀一石秤減其觔等加其分銀折其色是外去五十而後能致一石也嗟乎言念斯苦有不痛哭流涕者乎而富人且因以明得意故爲富不仁古今之通論也竊恐長此不革又加以凶荒急而走險禍將立見故不肖請執事先爲諭以開譬富戶動之以惻隱悚之以禍患而官爲平其秤等使出入輕重皆準於一又鄉各立一經紀估銀平價皆照時貴賤而酌之乎中其有不率者許各地方保正指名出首以法懲之庶貧富兩得而地方可長恃以無恐或有謂不肖此言似難爲富者不知天下獨苦窮人耳此減分毫而不爲損彼獲錙銖而已爲益且使民益窮

極無聊卽富者豈能長享其有哉不肖之言發於至公至平其於情弊亦至纖至悉執事以神明父母之心下加體察知必有惻然動念者伏惟卽賜施行民之感惠宜以世世矣

上鄭太守玄嶽先生書

丙子

老先生之請告也與不肖試期相值南中日遠典型不勝悵惘秋風廻翻又甚負慈懸言之愧集但今歲閩中之牘其未蒙一點者猶之癸酉也向蒙老先生逢人歎惜今不肖反自覺爲故事欠文章憎命卽此可見而義命強安益於此思過半耳復社一事竊恐究竟不知所底不獨不肖

輩之不能免也夫今之名士卽不敢望三君八顧之列然
論文求友亦何負於國家而小東之號其究 當事切齒如
此卽如婁東二張此老先生所深知者而人 以爲結黨把
持此不過借以籍天下之口而盡空善類耳 朋黨之禍古
有明鑑豈聖明之世忍見此哉昔人謂善人 在患飢不及
食當今不得不以城門較尉之策望之老先生 矣老先生
愛惜人才之念本之天性又爲天下賢人君子所歸心苟
有可以爲之地者知必不恤也言之可勝倦切且老先生
周南畱滯不可爲不久使從此而遂所請二疏不得獨有
千載然天下治亂視人材進退人材進退視家鄉賢否使

自今而移其居南者於北則天下喁喁方自此始雖東山
豈必堅臥哉眉生已膺保舉恐此途無能竟其用出處之
際將何以策之其書原從梅生朗中來朗中亦才士也外
致呈二詩用宣區區惟賜教劑

上金楚畹督學書

生下愚不肯聞之昔人蓋有知己重于感恩之說矣居恒
未嘗不扼腕太息以爲知己之難也及見今人所稱知己
者不過剽竊記誦之時文幸有司一日之知而已嗚呼此
足爲知己哉以是爲知己則今自郡邑所升 以鄉會所取
之士每歲不知幾千百人也而得之者皆曰 知己是知者

與受知者亦陋甚矣何也以知者非皆有器士之實而知之者原未嘗有特達之遇也若生之於明公不謂之知己不可矣生困庠序二十載所歷六七宗師皆拔之高等生不為喜也七事場屋而不收至文未經閱者一二遭焉生不為悲也以知與不知皆浮沉于世俗之中而無得失有命固不可強且此豈真能輕重天下士哉獨今年幸得舉荷明公炤拂之及亦既賞其文矣乃不徒賞其文也旅見之日獨進不肖於階下而歎其往日之不逢喜其年力之未艾且致勉於後效之可收雖不自感荷顧盼仰首論列又虛意垂聽使得舉獻言于其退也則又略文藝而稱其氣節



恕其無知而嘉其有用雖前此見廢之卷猶屢蒙下索若深有慨歎于不肖之遭遇者于時同人聞之遍傳鄉國謂明公之待愚生蓋自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不肖歸而感激至泣下嗚呼以此而為知己此古人之所難而豈今之區區以文字見錄者可同日語哉抑生竊又自念遇知己之前而有懷不盡何以自安于是忘其固陋盡以生平所著作上陳蓋生于時文其合離之故既已不越明公所指授矣獨詩與古文辭一道自弘嘉以來作者甚鮮即今士大夫高自標許以名世自負然文無體裁皆不可以傳後即其文工矣而學無原本于經術淺者言終不可為世用

生不揣于古人之書頗有論究而于當世之故亦閒能發明其言或可自爲一家使自今之日得僥倖一第生必能自行其學以無負明公殊異之知卽不然而終遭擯棄生將竟其立言之志亦終不沒沒于世而已伏惟明公盡賜省察錄其言之可用者復鑒其漆室倚吟之心實有所不得已于此是生之大幸也生自是而死且不朽矣科場條陳生不過在事言事併乞鑒其心之無他盡賜施行是又天下世道之幸也生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與徐虞求通政書

應箕頓首前者不揣以數童瀆聽知不肖言發至誠俱蒙

收錄聞諸人亦皆不負所舉矣此一役也拔淹振貧使才士憤勵亦南中數十年未有之事也當今寇 交動海內騷然留京根本重地復遭蝗旱不可不謂大憂得執事彈壓輯寧之覺人心稍有所恃乃又以喉舌之司奪我東南長城執事從天下大勢籌之恐當躑躅北轅耳今言路似通而實塞則封駁之繫于納言者厥責匪輕不肖觀二三年內懷詐挾欺以言希用者不可勝數而侃然論列實有關於君德民瘼者甚少如陸文聲張漢儒輩傾覆小人幾以其言使清流蒙禍而當時不聞回駁直達 御前近日沈眉生懷忠發憤至再至三此豈非 明主所欲側席而

求者哉特以言有干涉不惟不得封進且多方抑沮向使執事早膺是職安得有此然後知國家不論何官以正人居之皆爲有益況執事今日所居實言路所繇以通塞哉報不甚傳不肖竊嘗以三策料之謂其必出下策以三策自料乃竟無策如此者數次矣今秉樞何人督邊何人前 召對時謂必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何遂令其至此不肖雖在草野爲感慨泣下蓋不止卿大夫之恥也執事此行獨能晏然而已乎卽天下事非一人能言一人能爲然此一人者又何可無也望之望之流賊非責成守令必不能滅非盡罷理督監紀等官盡撤四方調募之卒守

令亦必不能滅賊蓋天下不過用三四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滅矣不如此而賊終不可滅此中區布之方亦難盡陳執事但存鄙言以爲後驗可耳古人有書生料敵者不肖亦不幸而言之屢中矣吾領庸豪傑也臨行時不肖倦倦以項忠襄劉東山相如其人爲城赴薦北上此見今之更生也彼當不以保舉終身者幸俱留意焉江上才士數人皆疏名以聞中有劉廷鑑者尤特出其作賦班張之流數于俱可備執事夾袋之用不肖老生也無足引重乃必以此相屬者蓋薦達人才大臣之盛節雖在諸生不可忽也不日執事爲冢宰居政本不肖亦將盡舉所知此固執

事所深諒而樂聽者也伏惟為國珍重

樓山堂集第十三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真陽驛與汝寧守王乾純先生書 丁卯

日來同兩郎君驅車道上聞見不一過真陽郭外數十里
所見事言之令人酸楚今略布筆以聞去年冬過真息二
縣雖覺蕭條之狀異於他邑然時風雪甚厲輿四面蔽護
怕恐不密遂不得一舉帷眺望故行郊原中猶之從枕上
度去耳距光州二十里曰黃子岡者一宿公館得悉其以
僉報舖司累死數命次日即向吳光州言之光州以遷客

不久任云當向府語不肖此卽不悅其言私念居其官者雖在任一曰民之利害卽我利害也奈何推而遠之乎爲慨歎久之及晤教又忘詳達其事深致恨焉然今所見則與光州所見尤異矣自晨發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尚在而禾麥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卽問輿夫此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對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縣差善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有老人及吏役在焉卽呼問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人則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

之業差糧焉得蠲問盡耕之對曰無牛牛多盜賣出境者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差徭苛急每報一人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賄於本戶戶不堪賂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猶捐粟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故今村落爲墟田畝盡廢皆繇此耳又問此棄產去者何不賣以與人而甘遠適也則又對曰差徭政爲有田地者苦耳今賄者欲棄其產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卽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寧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極矣又問獨無以此

情白縣者乎對曰縣令多舉貢日暮途窮貪得耳而衙門
弊多度力不足以區處遂日操鞭扑百計追呼求糧完自
免譴責耳人戶之逃田畝之荒寔勿問有告理者反笞之
所以百姓雖愁怨卒無敢一言也又問此通衢司道必繇
此乎曰然撫按繇此乎曰然州郡繇此乎曰然問曾有繇
此而問厥故者乎曰無有予不覺浩歎於是吏及老人等
咸跪而哭曰官不留心而公問及之任茲土者若罔聞而
客暫過者獨備悉其事苟得志幸毋忘此上也予亦於是
相對涕下而二公子之涕如之予因呼而慰之曰我爲爾
以狀聞之郡君使爲爾縣計畫可乎皆叩首曰幸甚伏惟

先生愛民如子爲國忘家前曾躊躇二縣長吏謂必得甲
科久任方可少甦民困然尚未知此縣之苦有如是也亦
尚未知前此知縣之奉職無狀有如是也此其害與弊非
太守一檄可以濟事須卽以今所開載者條呈上司招安
逃民禁賣牛隻不得出境將所荒田地逐畝稽覈或給原
主或爲鬻易或官貸牛種或暫蠲租稅使自墾治計議已
定然後責成令長坐使必效一如先生向日所以治桐柏
者治之如此則先生之德在二縣者以世世計以億萬計
而不肖以途中見事輒有裨於太守吏職則亦不負爲汝
寧公之重客矣伏惟鑒原幸甚

復王乾純先生書 乙亥

不肖昨在南都見諸當事者以賊警戒嚴其所厝置無一可恃知天下事不可爲况郡邑之碌碌者乎以巡撫之進退伺賊之去來以操江之去來伺賊之虛實如此上蔽下欺安得不以百姓餉賊也卽如池郡隔越大江長城之守當在江北又當在按道諸人蓋守北則南可固此一定之理未見一賊而先自張皇精銳消於城守物力屈於增兵而所募之勇士皆市井無賴竭民脂膏以相奉向使賊果渡江池陽能嬰城自完乎此所募之勇士能奮臂殺賊乎卽僅完一城而鄉鎮俱置之不顧乎不肖所貽徐父母書

已極言其害矣爲今之計當稍息聽訟安撫百姓使民無恐而終日築門終日斂餉加派之令又下勇士之募無已雖先生之二百金亦填之無用之壑耳事久變生所謂內亂將作誠先見矣不肖已杜口不敢復談先生爲吾池先輩又畱心桑梓甚切盍通書郡邑爲陳其利害乎日今徽郡告荒本地少穀萬一江路有警則流賊不待北來也言之可爲寒心府試薦名本爲利也而文以美名日薦賢亦大可笑先生昨謂有數貧親當援之不肖爲深歎服此賢者之用心也但雖貧亦當第其文苑不然不如獎進一才士矣何如

與周仲馭論四家文集書

四家文選因癸酉罷第後畱滯南都廣東韓姬命出其所彙明文茲一書相證中間所選四家文多與鄙意相合姬命索第本觀之謂所去取頗是而評亦非泛泛者愆愚刻之以使天下知本朝文集自當以四家爲冠第從其言授之書賈而欲足下序之亦自有意辱承下問敢不布詳蓋第讀四家之集而不勝悼痛于今人之文也今人之文毋論博洽不如前人醇雅不如前人曾從其立言之本窺之乎宋金萃其最矣金萃之文沈涵理義所不必論姑卽一事論之足下以爲今人可及乎不可及乎 高皇帝之神

武開天以今追論卽以爲接堯舜而過湯武豈爲虛諛及觀金萃集中凡所稱揚者不過曰陛下漢高祖唐太宗也讚不忘規誦卒以諷則篇篇如是益學術所在雖臨以聖明之主而不敢有溢詞視後之文人希合揣摩誇諛誕妄上書公卿稱頌功德者果何如耶至彌綸草創應制之文日以數十凡有求者率于三四鼓時下筆立就文不雕琢亦其勢也何能如後人之于史漢歐蘇字櫛而句比之于故自然渾灑有開國氣象一代文章之盛此其首功也王烏傷才氣不及洵練有加其原本經理則一益宋之匹也劉青田爲帷幄籌策之臣宜多權術又今世一切奇謀秘

計及陰符遁甲之說皆附之青田及觀其文非聖人之言不道非六經之理不稱而於二氏之學及讖緯術數之事深加排斥然後知王佐自有真也其文仁義藹如經緯有章不知張子房房玄齡諸君當時曾有此否至讀方正學而尤有感焉諸箴銘則已直傳聖學之精微矣當時顏子之稱亦不爲過其文無一篇不推原所自一則曰金華先師再則曰先師太史嗚呼言不忘本彼豈獨一文哉視後之文人角巾纒效龍門初登便及唇相譏不則以稱述爲恥所謂文心喪矣安得有文且其所遇者千載一時也而微觀其旨似學術尚未之用益非田學較之說仁義禮樂

之化其不肯枉以徇世者如此此又豈徒以文稱焉而已乎文中所言忠孝節烈事甚多九死不悔其蓄積也然豈惟正學金華死謫烏傷死敵而青田之毒發于權姦死亦未良然則自古文人烈死固未有如四先生者也視後之回面污行喪恥屈節之夫穢無所益自詭能文此輩卽不死讀先生集當愧死矣凡此皆所論四先生之大而欲持以告世者若正嘉諸君子之評論不過從四先生文辭起見孰知彼之所謂文者皆膚耳其于四先生之源流尙未深見乎足下忠烈性生又加意問學如弟所言則必樂聽試繇弟之言以讀四家之文知序四家者非足下不能亦

不讓也

復方孩未先生書

不肖應箕童時便誦習執事之文嚮往非一日矣丙寅有自滕陽驛來者傳執事赴逮別于詩讀而悲悲而和又嘗從北來者問執事在獄興居益悲不能止乃就逮諸君子俱已血化爲碧而靈光巋然者獨執事及惠元孺先生耳豈非天哉天死諸君子以使覩生者之有所愧又畱一執事以使後死者有所興天固畱之人自外之是背天不祥也不肖草莽賤士猶得與執事上下其議者蓋不欲爲悖天之徒則亦未始非天意也往以南北遙阻不得登龍爲

恨乃執事居南亦數年矣凡不肖聲氣之友半蒙下接獨不肯懷刺不敢前者此亦有說聞之友人謂執事今崇尚廣大方圓互用雅俗兼收與不肖向所懷來者稍異設一造謁而執事以衆人相待卽不然以不肖素有浮名第以文士目之豈不肖數十年嚮往之意而謂爲天所留之一人哉今年方密之亟語我若執事胸中久有不肖又雅知非碌碌者於是甫一登堂便蒙倒屣不肖因靜觀執事之顏色深聽其議論默察其旨趣向之所謂廣大者無非欲人共歸于善而所謂兼收互用者特未嘗示人以意也箕然後信天所留者之非偶而不肖數十年之慕用一朝盡

愜豈非幸哉夫天下之道不難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國家爲念便可引之而爲吾徒忠孝以臨之生死而後明天下國家必試之實事而後見執事其已明者也已見者也不從其已明已見者以大君子爲師而徒以其兼收互用者曰吾見方先生也方先生亦如是立論也嗚呼不亦謬哉南都爲清議從出之地四方流寓者雜居自金侍御范璽卿而外可與語吾道者少矣今幸執事寓居於此隱若長城而惠元孺先生且來何向之不死者又適相值也天欲平治當自南始吾故曰天也不肖雖不見知於世要之爲知天者自是而有所恃矣前召未及赴并惠以詩扇

賜之手札皆未遑報謝今布腹心一詩呈覽惟執事教之

與金天樞侍御書

不肖應箕以無實有名每自悔責顧亦頗自挾負十年以來雖地方公祖父母聞名相慕未嘗輕一見也雖交遊半天下亦未嘗先投一刺於達官貴人之門深恐一失懷來祇自生其愧辱然非所論於正人君子也太史公以晏子而在執鞭爲幸況當吾世而失之乎某嚮往執事久矣知執事與周仲馭投分甚深仲馭今世之大賢也非執事安從信之又嘗竊聞執事 召對時之所執持與大疏之所論列及巡方時之諸善政以爲吾江上寥落久矣何幸而

在位者有執事其人所以私心甚欲一面而無從也今年執事寓家白下箕始一造訪而執事傾蓋深談若非徒以浮名相慕者又兩日而三及門竊見憂國之心披誠之語形于顏色不肖何以得此于執事哉不肖讀古人之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士不爲宰相則願爲諫官若今之宰相則已不行矣卽諫官亦誰爲言之者如近日鄭司寇下獄此非獨善人在患實有關於國體者也臺省不爲論救可謂諫官得言之乎向使執事在列安忍閔默至此幸而疏救者有京兆徐公虞求矣有詞林之黃石齋諸公矣覺今日朝廷氣色獨在詞林耳夫國家

設給諫御史之官而使公道出于他署非國之福也若臺省言無關係徒拾一二條陳以塞責又何貴乎今知執事賜環在卽天下可言之事尚多不得不重望于執事也功名富貴要有分定而九死不悔百折不回者君子原不以彼易此況其又未必然乎南都仕數也向來在上在下黷賈者甚多浮雲蔽日實繁有徒近得二三君子寓居雖草莽之士亦欣欣向慕直道未嘗不在也而嚴毅鎮靜使有所主持而不亂則尤望之執事矣友人孫碩府可稱人傑觀其意獨披誠執事其北行也尚祈有以壯之一詩用將區區惟裁教爲望

與方仁植中丞書

六月中不肖從錫山寓呈二詩有推轂召虎之語而先生楚撫之命遽自天來不肖似先有神者告之也某雖不知兵亦嘗竊觀古今之事而深籌天下之故矣流賊從古有之未有縱橫十餘年蹂躪五六省而可以一旦掃除者也山川之險易彼知之兵士之強弱彼知之而我牽制掩飾之情態彼亦知之彼隨和掠擄之衆久之皆得其用而分合聚散之勢倏忽莫定其形其謀已老其用兵已熟此卽以義真然明再起于今豈能盡剪滅而愉快哉然則賊終不可滅乎非也當厚其責于守令而併其權于撫軍盡罷

督理監紀之官而特置之總兵募調之客卒皆可撤而不用蓋守令有地方之責而保甲之行又惟所變通使之處處殺賊必無壑隣之害百姓人人殺賊又可免過兵之苦漢之雲中上谷太守皆得自將則不敢闌入泥流賊乎而一應兵馬錢糧賞罰功罪之權則悉歸之巡撫而他不敢問隱然有唐節度之勢兵部視師大臣但如裴晉公之出臨淮蔡亦不撓巡撫之成如此度不過用四五巡撫數十員守令而賊困矣賊困可次第滅矣不如此而有理有督有監有紀有文武之異施有京直之隔屬以呼吸轉移之物而仰千里之鼻息俟數月之吉行天下事豈有濟

哉先生今之召虎也甫臨事而兩奏捷已爲十年中所僅見然欲滅此朝食勒石紀功則愚計當亦煩深思之以此昌言于朝而有言不用則異日之責亦可有所辭而無恐不肖非恃兩世交情又道義骨肉如先生者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也楚中名士在聲氣中者治兵之暇幸一炤拂蓋人材爲數十年中之用此又大臣爲國者所宜留心況先生之實有其數乎伏惟爲天下自珍臨啓不勝馳戀

與劉念先贊畫書

昨冬聞于旄賁院中曾馳一字奉候中有商量語知執事素相然信必下鑿區區之私也流賊滋蔓難圖所恃者史

撫公長城半壁及執事軍中子房耳不肖從草野深計之覺我勦撫之宜與賊去來之勢動相違誤又加以事權之不一文法之多牽恐滅此朝食終虛語耳爲今計非各府自殺其賊則賊不盡非妙選府守假之兵柄則府無權非盡去監臨統于視師之一人則威不立蓋府如漢之上谷雲中太守皆得自將則士用命矣督師者如唐裴晉公以大臣一人出臨則將競功矣今之流賊與昔之流賊異起事十餘年非烏合之衆可以一戰勝而卽掃除出入四五省非鬪穴之鼠但一坐守之而自可撲滅其交已固其謀已深其用兵已久其分合聚散之勢又不可測山川之險

易彼知之我兵之強弱彼知之我則裹糧坐甲未戰而力已匱彼則乘閒抵隙因糧以老吾師此卽以皇甫張奐之屬復起於今韓岳張劉之將再見於世求其一日而解聚數十萬斬獲數千級此必不得之數也何也今之時勢使然也故不肯欲以兵勢散之各府而以軍命統之一人或非無見執事胸中甲兵爲時僅有又荷贊畫之任則方略得以自展誠以不肯之言熟思之更爲條例俾得上聞則許歷之效忠馬服而鄧公之盡計條侯意者亦今日不肯與執事之謂矣言之不當不罪其狂恃執事知我者素也

復楊維節國博書

甲戌

一變不獨伯樂過而馬羣空也至
史之學某敢不攄臆以聞某少于經理亦有研
究者其史傳於聖人微言奧義因事而有感觸私謂廿
一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繇源及流而溯流以窮源此
或亦讀書之法耳某又嘗自妄念若從此遂畢命著述數
年內于史事當有成書俟十年以後讀書日深交友日廣
見事日多智識日益然後發明經理論定成一家言則吾
事濟矣此亦今日不得志之願也使得稍乘尺寸足下視
某豈碌碌者哉昔人謂孔北海才高不能持論某之諸論
安知非不能者足下謂可前無古人是過信士業之言非

所敢望于知己也南京應酬繁苦足下以道高致客復百
倍他寮聞會客至廢寢食而以時文相質者雖丙夜猶爲
評駁甚不必也如某以丹黃寓食且又職業終日事此已
覺可恥況已成進士素有千秋之志又留心當世之務甚
切而疲精敝神於此亦何益矣幸以某言深思之至於獎
進人才抽揚小善自足下天性豈能枉抑然文章不過聯
絡之具而聲氣之理所以不介而親者恐不專以是也報
謝之私容秋仲躬叩階前原儀馳完不宣

樓山堂集第十四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

貴池吳應箕著

書

與程子尚論性書

應箕頓首子尚有道足下昨在虎阜僅一晤應酬卒卒未
及深譚至今念之道氣猶可髣髴見也嗣有言子尚精易
學非從之遊不能究其蘊心竊嚮往之然未敢深信也今
年吳子舍去非始移書言子尚聖人之徒也其學非近世
講論之士所及僕嘗以其兄弟聰明絕出言不誣已與其
兄弟面談則盛述之箕深聽數端子尚其真有得於聖人

之絕學者非耶箕未嘗遍讀佛書然排擯佛老之說閒有與尊旨同者不必更請教以舉業學易然於易象數之理實未究探此非面承矩誨不可獨生平讀書有疑而未解者嘗遍觀朱程之說及近世所尊陽明近溪諸書亦旁參而博印之終未解也非不能解其言終覺與聖人有間於鄙心未明今以奉質幸賜教焉夫儒者之學莫精於論性亦莫先於知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性之祖也竊以爲子思所爲天命率性修道三語政發明其說無有疑義獨夫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若其言有未合者朱子謂相近之性兼氣質而

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夫繇孟子之言則性一而已矣繇朱程之說有氣質之性又有性之本性若是不同乎果夫子所謂相近者但言其粗而不言其精乎此似有閒者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孟子所謂性善者原孔子之言也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程子曰所以陰陽者是道又以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性謂物之所受爲陰之事然則有善始有性乎性善亦分陰陽乎而所

以陰陽者又何物乎此又有間者也夫宋儒論性言理言氣言氣質言氣稟其語非不詳似與聖人之說終隔箕嘗謂聖賢論性言習言身言反言形是分言之也其說原精通而廣大故能破告子之說以明吾性而曰善宋儒論性言氣言理言質言稟是合言之也意在明吾善而其語反覺拘牽而夾雜箕所以蓄疑於心而未得高明人一証之也至於今世學者溺於訓詁都不足與論而號為通敏者往往喜象山姚江之說至希禪悟以淆聖真聖學之所以不明蓋為是也有志聖人之學不能自明其心繆取他人之信疑者以為信疑是大惑終身不解者也箕生平服習

朱程非欲妄有詆駁蓋以為自心所不解者雖見性明道如宋儒亦未之敢信而況近世諸公一偏之說乎故願得是下之真有得於聖學者一詳教之

與孫碩膚職方書 戊寅

自深論極談之後方幸得時請教而又指日赴 內召以去從交遊論則以相失為恨以世道言之樞部有管夷吾吾無憂矣當今天下所最急者莫如用人用人莫如先別邪正此銓司事也於仁兄尚云有待若目前之要有過于用兵者乎則仁兄是其職矣以仁兄期抱雖劉東山可以再見則今之內寇外 安知非豪傑有為者之藉資乎弟

非知兵者然嘗深究當世之故 之情形叵測為憂正大
今日而言撻伐者愚也即固吾圉而能使之不為已已丙
子之事亦談非容易而聞諸人言深為可駭仇鸞馬市之
誤石星封貢之愚豈今日而欲踵此覆轍哉潛移默奪恃
有仁兄在耳若寇則必期掃除矣然如今之不能制其死
命而輒用吾撫又未嘗持必勝之策而輒用吾勦勦之限
期已過而三百萬之餉已盡矣召募之兵既甚于賊所撫
之賊後將何處當事者左支右吾上欺下蔽恐勦撫之說
不知所究竟第前所言似有定見仁兄試與大司馬悉心
計議未必非今日用兵之一助也幸留意敝鄉人物寥寂

近亦頗有期嚮合六郡可得三十餘人皆一時之雋也順
風能為吹致俾得皆入網羅而仁兄又推好無已知必不
我罪也他容面悉不一

答沈眉生書

君子自有進退之正受薦而入京正也既事科舉不欲復
從他進正也又無輕保舉之名而懷忠犯主所爭者皆天
下國家之大正也言既不用奉身而退以吾愛吾鼎正也
既以言事而退又不欲更從科舉而進亦正也但身非丘
壑中人而還念制舉為本分之事又親之垂望方深友之
勸出者亦力則免事場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

弟不必屢申喙耳天下惟出處之際可以觀人而於禍福之間則人之本末立見足下可以進而退既退不復求進視世之懷詐挾術以希榮慕勢者如高鳥之笑卑喧而況以名節自樹犯難而行絕無瞻顧嗟乎眉生可求之今士哉而鄙夫小人猶以不善藏爲惜以不待時爲譏吾不知寇 交作爲時已久彼天下豈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盈庭流離滿野謂之何哉弟昨詒書仲馭謂雷東漢之再世者氣節也魏晉賤守節而漢亡留南宋之一隅者理學也韓侂冑禁僞學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無直節之臣則下必有懷忠之士故季世之風聲議論卽盛世之法度紀綱其

有關係一也顧子方偶一舉事而羣疑衆議不可枚舉然則漢之數千人伏闕至有貫索負鎖者何事而宋之陳東歐陽徹果爲何人古人方自求死今人共欲免禍殊知禍福有命而同黨參差先自予敵以閒而示短於天下萬世古今不相及人自爲之也豈不重可嘆哉敝鄉士氣朴陋委靡雖呼之不振然各有本心而三吳則地大物盛難以齊一邇來文章氣誼一唱衆和者惟貴邑耳昔之宣城舉爲世戒今之宣城將爲物宗湯司成之流毒已深矣而今何如則推陷廓清功比武事足下今日之謂矣原擬春閒過敬亭與足下作數日夜談今攷事未竣將于春夏之交

一訪姑山言念嵇駕將有愧于仲馭也伏惟省察不既
復顧子方書

臘月某日弟從郡中歸使者適至蓋除前一日矣發緘申
幣但有感念足下正性朗識度越儔伍頃布唱和之詞騰
防亂之檄傲鄉人士卽號稱愿朴俱視子方如天上人而
一二先輩有識者則亦願在下風矣乃同人矛盾多在吳
會豈地大物衆名高氣盛之區反不可與古處耶不知博
浪沙中特子方稍試意氣豈足盡其生平而疑畏如此言
之可歎弟嘗謂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留南宋之人心
者理學也而爲是二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時事

已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則危言直節明道正訓得志
則行事見於當時不得志則議論有所砥定毋使漢宋諸
賢笑後來寂寂者正在我輩而小夫淺士已所不能爲又
輒詆人之爲烏足與計較哉今之名士操三寸之管便可
號召天下此昔顧厨所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爲顧厨
之廝養第實痛之而有足下同志弟益自此有所恃矣功
名富貴原有物焉爲之得之不爲重失之不足輕我輩期
許要自有在但恨謀國者貪位罔上如平臺之召料必
不大舉者言猶在耳也而事勢遂壞裂至此沈疴生真不
幸而言之中矣縻不恤緯而宗國是憂況我輩皆受國

家造就者雖資未逢世而志不可違此時卽欲一馳軍而死亦不可得言之足下所當共爲痛哭耳拙集棄產刻之將成書矣詩則與足下稱雁行他論記傳序之文似自爲一家向使僥倖一第必當以死報國而此集亦足以存第非知己之前不自誕妄如此也他所云云不知其陰陽反覆如此第向謂取人貴恕或可轉移以爲世用其如人之不堪恕取何也定生與足下咫尺卽仲馭亦比肩而立所爲勤千里之思者獨第耳使者臨行惆悵不知所云

答陳定生書

接良報踰十日又辱芳問開緘讀竟如覩鬚眉而親承

訓也古文一道知之者少況洞悉源流本末如足下者在今日爲茫然之盲矣八家文選深暢鄙懷大抵古人精神不見于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第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爲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窺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而時無深心大雅之士爲之救正故其書行而流禍深詩文所以日亡也足下獨卓然信弟之言不獨信弟而所選則又出弟意遠甚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足下其誰拙序當稍一發明之

東林本末採錄最真編定最確卽第議論亦甚平恕有關世道不小今以原稿附上幸卽付梓也足下試觀諸賢當日所以死徙杖謫終身不悔者無非急君父尊國家愛名節重氣誼雖嫉惡過嚴而輔道甚力此于漢之氣節宋之理學兼而有之真本朝之光輝百代之儀表也以視今之號爲東林者于利害禍福之間義利公私之際其相去何如已足令人浩歎況異已者猶執讒慝之口以詆誹先賢哉故此書不獨表章先哲且以愧勉特賢以自盡後死者之責爾矣諸君起事皆常鎮二郡之人足下刻而傳之使仲馭序之而子方書其後猶之此二郡也天下不少賢者

此亦足以號召矣惟鑿區區幸甚

與劉輿父論古文詩賦書

箕白友生中能如足下之屣勉古學者蓋千百中不得一矣辱承勤問敢不據意以陳僕觀 本朝以文名者莫盛於弘嘉之際嘗妄論之如王李所訾毗陵晉江者其文未嘗不暢然終不能免俗譏之未爲過也王李亦未嘗不整齊其言於經術甚淺千篇一律而生氣索然空同才高氣勁然少優柔之致自矜於法而谿徑不除王維楨爛於體矣亦未能暢所能言故韓柳歐蘇之文求之 本朝實無其匹也世之無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獨能作知之者實

少小有才致便趣入六朝流麗華贍將不終日而靡矣高者亦言史漢韓歐然不過鈔襲其句字而已見道之文則百未見一代興之責未知何歸若僕但可謂知之者耳不敢遂謂能作也即如近日某某居恒亦與足下稱其能古文詞者及按篇求之第能使幾故事能用幾人名能鈔幾句法而已豈真有當于文哉今人作文只有一套如說牛則必盡引麒麟虎豹究竟與牛何與然後知秦漢及唐宋大家文其可傳者錄本生華去其繁蕪而已足下試探繹僕言因以衡量古今古文一道不將大明於世哉僕與尊翁蓋自少作詩廿餘年矣向徒以舉業之債未了不暇相

為酬唱也僕詩尚未至然自來不受人習氣世相率以歷下公安竟陵為聚訟僕則皆棄之而求於古雖好子建淵明子美之集亦未勦襲其詞蓋作詩擬古題者最為無情學空靈者日趣惡道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則僕所云詩之佳者寧朴無華寧直質無新奇雖亦矯枉之言要不至汨沒雅道也如近日某某方自謂其詩有性情自予觀之直不成語而已天下豈有目未讀一寸之書胸中無十古人名姓但用幾虛字作一二聰明語便曰此見性靈之詩也有是理哉前足下數詩皆大雅不羣求如數者之患亡之賦則尤難言之矣僕與尊翁其才皆可作賦皆未嘗

為也得足下為之以補我輩一缺尊翁嘗謂士當考究經史源流何暇雕琢於此僕甚服其言顧不猶愈於征逐遊戲玩廢時日乎故足下妙年單精賦遂成集實為可敬僕於漢以後之賦不觀一篇不但博麗之詞不及即諷諭之體亦亡足下諸賦得其體矣凡古寓風刺者欲使人讀而有所感動也今賦皆編引古文難字世人句者少况肯竟其篇竟者少况能識其意嘗妄意創去其難字而盡以今文之嘗用者韻而成篇亦可自命一家然必先以賦著名俟其晚年變化可耳若遽為此雖以子瞻之才後人且有變亂之謂而況其他乎足下且以賦著名矣如僕所言亦

可留此一闕於異日也何如尊翁所著作僕皆不及然肯趣未嘗不同試更以僕言往質之知不河漢也惠風幸時裁復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當刻揭時即有難之者二謂揭行則禍至此無識之言不足辨矣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小題大作此似乎有見而亦非也乃來教數端識深而見大然猶未離乎向二者之意故不得不略陳其說夫我輩非欲自附於正人也邪正之辨自根人天性學問豈待附乎夫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此而可假是與於從逆者矣若謂逆案已定何待再辨夫我正爲既定而不得不辨何也今士大夫曾有謂此逆人也而絕之者乎縉紳不與交驩文驩而不爲之驅使者誰也士子不從之遊從之遊而不互相讚誦多爲招引者誰也夫法加於人有時而盡邪根中於人心逆氣流爲風俗天下之患可勝道哉使我輩不言則將來變爲從逆世界必有以欽定者爲非而恨魏忠賢之下復出也足下以爲此可已乎不可已乎至謂此段公案當留之異日不過欲使我輩得志公言於朝耳夫朝廷之上亦旣以薦呂純如薦霍惟華薦周朝京者服罪矣

而天台之放肆復聞西湖之招搖如故淮上之開喪傾動數郡涿州之通內傳播路人而大張聲勢陰遞線索者實在留都則此屬之不畏朝廷明矣不畏論劾又明矣我輩卽得志安能遂肆之市朝故不若挾清議以攻之負衆力以撼之使知名節與法紀原表裏山河而我輩之尊君安國爲高皇帝留讀書種子之心無在不寓又何有今日異日之別乎必不可款流賊必不可撫逆黨必不可容三者利害關係國運惟今士大夫於此一害先見之不决守之不定所以寇二患相循不已至欲以款撫之說誤天下國家也可勝歎哉我輩舉事無論窮通亦無論大

小但擇有關係者為之則此舉為真有關係者矣聖人復起必是吾言而乃引東漢為戒正未知東漢之所以亡國者何在而反欲易世之後為成孽宦豎解嘲也嗟乎今之名士亦異乎昔之所為各士矣沈眉生抗疏與此舉原無分別此政欲補眉生之缺者耳使眉生低眉就銓試不知州則知縣又使眉生疏果進 御杖戍或所不免人情豈甘禍而惡福要非所論名節士也區區之心竊有見於此故不得不向足下一陳之也來教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後悔三復斯言至 八流下蓋第實有恥獨為君子之心今則恨不 取而獨 任之雖然吾儕之為

方者尚有人也足下視第豈張儉之流而世之君子豈遂皆郭宗林賈偉節一輩也哉

與袁臨侯開府書 時袁公將之任河北適左兵亂於江上故致此書

天造南國使祖臺于旄適臨古國有匹夫所在而隱若敵國者矣況先生愛國殊恩又忠孝性植忍使 祖宗根本之地禍在門庭而不為諸當事效曲徒之助乎不肖竊觀今之失計未有如南之甚者也此中水陸無一旅之足恃而徒僥倖於亂兵之未必來聲息方急則應撫先歸講使未通而風督已撤萬一所請不允而兵更南下此時糾合則無及守禦則先弛從前處分適為養禍姑無論社稷震

動即諸公自為計豈不吸吸哉夫左之不用命也久矣其流毒上江也甚矣畱一日即為國家一日之害我苟有備何惧其叛即激之使然亦變速而禍小况彼眾方囂我兵四集出奇制勝可以一鼓盡殲乃釋此機會彼此牽顧任其要挾徒視羈縻明知其害方大也曰吾何知後日聊以寬目前而已人臣之不忠有大於是哉且前日亂兵之至蕪湖也所遣督兵之將未加一矢而先與通書河之北岸未見一賊而搶掠已盡至今固未聞拏叅一官臬處一卒也即此一事萬心瓦解故後之日而無事則已此後不能無事又何以令士卒之用命而責百姓以死守乎以闖賊

之假仁假義如彼鎮兵之極暴極虐如此而當事之處分乃在似真似假不痛不癢之間所謂墮軍實而長寇仇竭膏血以資亂賊非惟可笑實可恥矣從君父言之則曰欺從社稷言之則曰誤即以自身計之則亦危凡此皆先生所當盡言極論以從旁提醒者也至於做郡之關係江南不小而慘禍為三百年所未有日今食子炊骨城不攻而自敝而當事若度外置之吾卿太宰方在官彼亦豈能嘿嘿處此也不肖義憤所激言之過狂當事初不肯錄今特布之先生者以先生方為時嚮使當事聽其計畫尚可補做一半不然事勢日急而玩弛日甚度不能制左之命又

不能盡委南京而棄之奈之何恃甘詞厚幣而不爲之一備也先生亦毋曰此非吾事也吾何過計焉如此則不肖真當受妄言之誅矣伏惟裁察賜教幸甚

樓山堂集第十五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六卷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姚伯子史書序

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卽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投予書讀之有異已予過丹山發其藏以爲近今未有也于是伯子同里士鳩資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顧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爲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爲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覽者難竟涑水

之通鑑作焉古今之史于是始有條貫宋儒讀史多論斷附之以見固未嘗自爲一書也自爲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矣伯子之書上下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于其中自爲一家言于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裁縮已成之事以爲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于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遼邈使居今者巡復其意而可以厝之爲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覃精者烏有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尚書出入考工三傳故其撰言次事多爲近之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

伯子嘗謂 本朝雖以非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爲宋史予益歎美其意不爲妄要之伯子卽不爲宋史伯子所自爲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于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冲盈之氣見于面貌人不知其爲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夫伯子益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如是卽伯子之書抑又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

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 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卽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卽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 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多小生豎儒識未逮歟今習者第謂此 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

開者是毀聖而倍 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旣是非較然矣徒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 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寢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于是袁州張子獨憂之因于數百年之後爲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而辯之或曰是毋乃不足閒執讒慝之口乎予曰不然夫 二祖之考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謂不詳且盡乃祀聖之典至 世廟始定卽歷代從祀方不難有所予奪况依傍聖人而爲說者哉使張子得時行道必將以此爲黼黻 聖治之大端今窮而著書獨先從事於

此此固 文皇帝在天之靈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
其以爲朱子功臣爲楊文貞諸公之誦友又何疑哉張子
聞之曰然於是以其書授之梓其辯爲世所共見予不必
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益有異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
恣其猖狂無忌者矣張子獨起而辯之則張子之爲人亦
吾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

四書圖攷序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尚矣經圖自鄭玄王弼而
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
二卷及程心復四書纂圖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

集古圖衍之定爲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丹山聞有
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啓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
其夙所撰著者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
其圖考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束于朱
程之說而止嗚呼今天下溺于科舉之文記誦剽竊雖本
義不遑究况留心古人之制作而攷其圖卽號爲通博者
于名物義類之說亦旣旁喻廣引而揆之經理殊多刺謬
故觀是書之裁度而知先生之學斷然有功先聖其可布
而傳之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貲鉅萬以是廢
布衣蓬戶屏絕外營其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

聲音紀元三禮正定註疏皆翼經明道諸書予將與其從
孫子舍去非謀使次第行世而今爲先序其概云

梅衡湘西征集序

萬曆間三大征其最著哉迨末年遼事敝壞浸淫昌啓以
及于今用兵二十載無分毫功而東隅未復羣盜滿山于
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爲極盛予嘗著三征本末于海外之
捷至不忍道而所重愾屢歎以爲功不可再見者莫如哮
事夫世亦嘗深究于哮所繇滅而功所自成乎則梅衡湘
之苦心偉績何可沒哉何可沒哉是役也近事無可比方
嘗以唐淮蔡事觀之衡湘蓋獨爲其難者耳哮之悖也惡

不在元濟下又加之勾 爲援蓋變劇而禍大矣衡湘是
時發憤上書身請臨戎然官不過御史耳卽受命監軍而
有制有督有撫監者不俯而仰其鼻息稱伉直自喜矣况
敢挾才據其上以指揮惟吾意故視晉公以宰相行師位
尊體重勢得自爲而柄無旁撓者爲何如哉水攻則城崩
開行則黨貳創 則援絕招降則衆散事勢曉然而撓者
曲至嚮微衡湘捐卻善讓令其計卒行則國家于西事恐
尚有不可言者也夫唐之平淮蔡也晉公受李愬之成然
愬之功炳焉是役也有受衡湘成者衡湘不自張而報不
副要其苦心偉績見之先後疏牘者何可沒也吾故曰衡

湘獨爲其難者耳。噫，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昔營平言兵者，萬世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伐子，不以伐成，衡湘之志，然其于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不效，令得如衡湘者在，何詎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君子所以不沒者，以有此集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不便叙。今獨叙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其同里士王都俞者，亦嘗評是集而感慨繫之矣。

古方略序

古方略一書爲婺源故太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撰輯

予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評以授諸梓者也有。少宗伯姜公通政卿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亦屬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天下政苦兵，又苦無善兵者，則方略不素具也。卽此書可少哉！夫方略非可以書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其方略多不傳，卽有傳者，非其至孫吳傳者矣。其書不多于房所受于老人者，不過一卷而已。後世所傳兵書益多，善兵者日益寡，有善者必不泥古法，應變出奇而用古法者，輒敗。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况兵事歟！兵者，專家之學也。有善兵而不至學

古兵法者矣無不學兵法而盡善兵者也卽如今日入吾關大得氣去寇殘殺人民復狎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或十年或二十年無分毫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嚮第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之寡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是懲于輕陽侯之波而謂舟楫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神宗皇帝時之正人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輯爲此書張子抱道未用憂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置將猶原本于敦詩書悅禮義者嗚呼此方略不傳久矣予之因爾公而

序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東林本末序

東林者門戶之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爲獨深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真僞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僞者或至負東林此實何歟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爲真與僞而已矣予于是條次其本末以使後之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韓姬命文集序

粵東韓姬命豈非絕數世而一出者乎夫材罕兼通古今同歎是故相如工爲形似二班之長情理優見于此劣亦居之嗣是以降康成有精經之譽顏陸擅有韻之聲乃其後而昌黎生矣理學振興又越數百年而周程作亶其難哉其他文士亦可類見耳 明興作者輩起號稱兼器亦有數家比絜古人斯爲特盛閒稍衰微矣而後遘一姬命予交姬命深雅能詳其本末嘗與之極六藝之淵源叙往世之得失大至朝廷邊塞之利害細及名物器用之纖微罔弗究意而識清氣決非節不植吾心儀之王孝先韓稚

圭之流區區文學之長謂足以盡姬命哉今觀姬命之集則已如此矣自辯說經傳以旁至騷賦詩歌文家之體略備而總其條貫要與聖賢之旨相輔翼夫文不見道雖工曷裨則大儒登博學之科經術而傳以藻麗之業姬命豈一世之材而已哉通古人之難兼作者之不數姬命之集于是乎可傳矣乃予所以知姬命者猶不盡此然則人有不盡此者乃後能未有不能此者而求盡此兼通之歎古今所同必藉姬命而後免也姬命豈一世之才而已哉姬命方著文茲爲一代典章所繫今先布其集以傳俾讀是集者知姬命有所著作必非姬命不能也

陳百史古文序

崇禎癸酉予于沈眉生寓中讀陳百史所爲程墨選心竒之卽語眉生此當有名于世已而百史舉于鄉名果蹀天下則以爲百史但工時文也甲戌又從張爾公得其詩及一二序文讀之知百史才大能兼力追古作者非近今文士匹今年丁丑同寓虎丘僧舍每相過則談詩及文上下古今論源流本末悉當百史又盡發其所爲詩賦古文詞見示予然後悔向之知百史者猶未深也夫文章一道蓋難言哉自當時言之則舉曰時文耳乃韓歐當其時皆薄時文爲不足道而抗言學古何也豈非聲病比偶之習以

取世資則不得不從俗轉移從俗則不能獨行其志水幾時過而文亦棄而不自惜若碑序論記之文所謂立言以傳世者故師法貴遠而持議無嫌于高若是者非古無取焉于是別其所作曰古文亦宜也然同一學古矣今之人又取韓歐所掃除六朝五代之古以爲古而反以唐宋爲卑卑不足道者此又何哉本朝李北地不讀唐以後書予狹之及遍觀國初諸集然後知北地所爲不讀唐以後者猶之韓歐掃除六朝五代之意故文不同而其志在復古則一也夫百史之立志旣已較然矣其文亦斷然倣古作者無疑予謂百史有六朝之靡麗而昌黎與有五代之

浮冗而廬陵出 國朝承宋元餘風然後獻吉起而矯枉
過正今天下之文恥言唐宋實不能不六朝五代未嘗不
曰吾讀漢以前書而不能爲北地者病在趨舍亂而志不
立倖其苟可以成而力不逮今子志堅力卓其文又不取
于苟可以成而止則向之資三君子者所以資吾子也子
豈有意哉百史曰吾區區所以作爲古文者于子則既已
知之矣

陳中湛歸來草序

總憲陳中湛先生以政事風節顯天下當瑞禍之興先生
幾不免然先生不以能免爲幸于是天下識與不識無不

幸先生之有歸來矣比先生再登朝輔 明主歟歷南北
握憲中臺其所爲竭忠盡智持正守法者爲數十年中僅
見于是天下識與不識又無不幸先生向之歸來以有此
日也乃先生于此日則又自幸其復歸來矣夫跡先生後
先出處其關世道者如此此豈以詩文重者哉嗚呼名人
鉅公其得于歸來之日肆力詩文者或寡矣間誠有之然
以流連社會觴咏巒泉謂彼不與吾事吾事畢矣夫孰如
先生始之歸來也不以身幸存而感憤息繼之歸來也不
以身已退而憂憫衰觀其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者其懷來
固可觀也夫士大夫濡首名利至屈體辱節爲世大僇視

所爲流連觴咏用以善全終者方不止百尺樓上下而况先生之歸來其所著見且如此哉予交先生嗣子定生因得盡窺先生松栢齋諸集及先後諸疏愈益歎先生所爲生平者如此其立朝者又如此何獨至于歸來而異之此先生歸來之作所繇重也嗚呼歸來如先生者而以詩文重乎哉

卷園詩集序

詩非窮不工是言也果遂爲定論哉陶靖節懷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愛國之心而時位不稱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謂詩以窮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卽老死溝壑方求

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其詩又安問工拙哉成都張紫城先生所謂能爲世用而忠愛之心所在卽見者也甫令予邑民歌誦之十年如一日此其真詩在民間矣先生卽不爲詩已與世所謂求工于窮者不可同日語况先生挾持忠愛而能爲世用者又卒于其詩寓之乎先生爲司馬郎未竟用而歸歸數年益肆力于詩以卷園名者先生若謂吾卷焉而直寄意于詩耳要之先生有其具者也詩亦豈待卷焉而後工哉今天子方大用先生而詩成予所謂窮工之說非定論者益于先生決之矣本朝蜀士大夫以詩名者可指數予最推者爲張肖甫肖甫生王李時多爲

所引重予無能發揚先生而先生之詩清雄婉麗固已足傳無疑卽肖甫亦先以功名顯然則後之論詩者稱蜀有二張焉可矣

楊學博詩序

往楚人江棗蘿論詩謂古詩所命題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之類皆就其時事構詞因以命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如巧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至哉言乎嘉隆以還未有聞斯語

者矣然如棗蘿之說則古人有是時事有是情詞者卽無不佳乎情者生乎人者也無情詞安從真非其人情安得正無情而有詞詞不真焉其失也僞情不正而有詞詞卽真焉生心之害詎有已哉故我朝詩人之失失于貌古而古人有以詩自貌者後世無能廢其詞又相率而貌之如潘陸沈謝之作曾有以其爲亂臣賊子之言而棄而不諷者乎詩人無識古今皆然棗蘿之言亦豈遂關至極哉予不能詩然妄論詩又好因作詩之人以推測其所自爲詩之意故所取之詩甚嚴持議亦稍狹世顧無取焉乃貴池廣文通州楊先生方以予可與言詩者而以詩相質今讀

先生之詩時與事會語繇情生自吐要眇求如菘蘿所謂
模擬之病則無之而先生抱用世之志風烈事功不即自
遂姑以詩抑伏其壯懷而寄寫其微趣予所稱無不正之
情而情又不徒爲貌者將于先生乎是望則先生卽爲詩
也而豈得稱之曰此詩人而已乎先生之鄉有符卿范公
者當世不數人也嘗亟稱先生又嘗與予爲忘年交所籌
論古今事最悉獨未一往還以詩蓋范固不欲以詩人期
予也若是而予與先生之所期皆可知矣

曾學博詩序

吉安曾先生來教予邑于予固師弟子也一日先生進予

曰吾不能早事子今官來而使子事之是予之過也然子
豈能終棄予乎予于是問先生所欲下教者謂何則禪學
也制義也詩也夫禪吾不知之矣制義小道見于予他所
論著者已備請與先生言詩予觀先生之詩大要取法于
今之所爲竟陵爾夫竟陵之詩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
浮出紙上者爲真嗚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後惟竟陵獨
矣乃今承襲其風者以空踈爲清以枯澁爲厚以率爾不
成語者爲有性情而詩人沈著含蓄直朴澹老之致以亡
予嘗謂學王李者不過竊詩之皮毛也學竟陵則併性情
而亂之故吾非惡夫竟陵也惡夫學竟陵者之流失也先

生曰子言是也吾向取竟陵之言有合于性情者以爲詩今乃知吾詩之有合者固非竟陵之性情而吾之性情也自今以往請擇吾詩之沈著含蓄直朴澹老者以終身事子之言而予詩其有濟乎于是先生刻其近作使予序之然則先生之果不棄予言如此

池陽郡邸分韻序

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遊好也予謀與羅子劉子集而觴之先期則方子密之代予徵客至臺試之次日皆會予邸齋以次就坐觴行甚快左右瞻對恒苦不給又高

議層出至于廢酒予于是起而請曰是役也曷分韻爲詩僉曰然可以省應對之煩詩先成及不能者第其賞罰又可假之行酒因取詩上平韻序給之人分一體酒未一巡而密之七言排律先就衆咸驚異諸君詩亦次第成于是劉子哀而梓之以記一時之事而使予爲之序予惟今日躡內地陷城郭殺人民流賊又出沒豫楚間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掃滅二患以抒 天子宵旰憂固宜每食輒置中夜數起求無負此賓興者而羣事于飲又怡暢以詩此何異于酣歌恒時哉不知立事者志也別類者聚也宣懷者時也而表見

者素也取之不于其素則今之人左支而右詘者非耶事
故猝臨然後求一日焉相與從容論計不可得則時限之
矣其爲天下事而越起于輦下所謂同舟遇風救可左
右手者無人則類非也而一斷之于所志之未嘗立故志
以言白聚以志起時以聚得而素以時徵則今日之集之
謂也詩者言志者也有其類矣有其時矣有其素矣然則
劉子之哀而梓之以見志也又曷可少乎哉集中共十五
人爲趙又漢周農夫方爾止吳子遠方密之鄧簡之吳鑑
在左子直錢幼光左子厚張潛之劉臣向羅季先劉德輿
未至者孫儀之詩凡二十三首而予詩附後夫予詩有之

毋爲聚今夕而忘起沛豐嗟乎是亦有其志焉而已

梁溪唱和集序

予爲詩二十年矣視世之本無有得輒隨聲相附以爲詩
者心棄之于是厚量人而狹置己不欲以詩自見卽有之
不輕以示人蓋謂此非難見而心知其然者寡矣崇禎丙
子遇顧子方於邨邸讀其詩大異之己與論又輒合往來
遂有詩然未數數也今年戊寅居梁溪此唱彼和一月閒
積至數十首生平作詩之多無過此者蟋蟀俟秋唵不足
怪也獨予意疾手滑有感卽書都無簡束子方之作未嘗
不風雨驟至然當其慘澹一字之閒吮毫欲絕語出而予

瞠然視也則過人遠矣予兩人皆喜稱說杜詩子方下筆每有神至此固工部之所畏也予詩卽不能如子方要之胸中無萬卷書而但附一人之聲曰詩也此卽予曩者二十年之所棄也

劉伯宗癸未詩序

予嘗讀今人之詩而不勝歎焉豈非以詩無人哉詩無人也則以人有詩耳夫詩曷以不可已學成文立而詩名故習而詩者其所蓄積也憫時傷事而詩亦名則偶而詩焉其所感觸矣非是者不名詩而今之非是輒有詩予故曰無詩也予亦嘗爲詩矣居邑中與伯宗起而從事者二十

年中閒討論閱歷不可謂不久要無所蓄與無所感而連篇牘積曰吾詩也吾詩也予無是伯宗無是獨予詩不及伯宗者本非無蓄而或失則矜本非不感而亦傷于率也以視伯宗之整而多暇言之悲矣而不肆其相去爲何如乎此詩特癸未一歲者歲癸未則憫傷事多卽其所蓄積亦以是見要之皆不得已而詩焉者也夫詩如伯宗而後爲不可已彼夫人而詩者是不可以已乎予故曰詩無人也

李行李詩序

李達字行李年十二能文十五能爲詩二十爲諸生三十

廩于庠試于鄉者七死之時才四十死而貧甚又無子嗣其友吳應箕丁煜劉城悲之劉卽就丁謀悉從達家取其遺詩若干首授箕曰子盍訂之予兩人將梓之所以傳達者在此予卒讀掩卷歎曰古文人以不遇死者可勝道哉顧未有如達之甚者也達固隴西之苗裔其才卽不敢遠比太白然白四十方應詔而達已死白尚有女而達無後白名傾天下而達卒死諸生故才而死未有如達之甚者也夫才有大小而不遇以至于死則一才而死有甚不甚而期于可以傳則一然亦有幸不幸焉其可傳而無有能傳之者則才高而名淹滅又可勝道哉此予二三人所以

不忍達之死而欲以其詩傳之詩傳而達爲不死則達之
不遇猶未爲甚也達才頗以敏稱其爲詩文雖倉卒應酬
可以立就都不甚珍惜故多亡失其存者予亦有所去取
其閒要期于達之可傳是則予二三子之所以不死達者
而已崇禎庚午春月日書

樓山堂集第十六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八大家文選序

自漢以來文之流傳久而習之者多羣然服之少所異同者莫唐宋八家若矣予固謂其知之實少也此抑何哉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場屋之取用甚便而襲其詞者但斬以動悅有司之一日非必真有得于古人不傳之妙而師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且天下購其書者日益衆苦于篇卷繁積思有以節錄之因而選者四起而文之精神

愈亡故八家之文以其傳與習者之久且多如此實皆無所得而使之亡文之難知又曷怪乎予不可謂知文然居恒所湛溺于八家者獨與世俗之取用異又痛文之精神亡于世所謂選之人欲一大創而未能也一日陳子定生出其所嘗選而輯之者示予予閱之其異于世所爲取舍者與予意十合八九然則世真有得于八家者有過陳子哉陳子曰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備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輒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嘗無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已之爲求天下豈有文哉况以論八家乎嗚呼陳子之言如此故其所選自世所常誦

習者視之若盡易人耳目之觀而使文之精神有所寄以不亡吾知賴有陳子而已夫古文必有真知如陳子者然後能不亡則世之無所得而輒能亡古人者其選亦何多事乎

詩經程墨文辯序

今年張爾公應試南都市入闈視七菽不自得卽擲筆出不復卒事于時同人歎惜以爲張子貧不能西歸合百金爲之裝張子卻之峻不可之詞見於色予謂張子方寓食丹黃爲仰事計以義受友何不可也張子曰友以予貧而助之友卽不德色我我非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不可予

以所選之書教天下業書者嚮其利以爲德致幣而予甘焉猶予受直也雖聖賢不以爲非予曰有是哉子于辭受斷斷也以視子所嘗去取之文意有未愜雖尊官膺仕不肯假一字其斷然者蓋如之卽以是而驗子于功名之際假卒其聞事雖不滿志寧遽知其不遇而必不倖一第以違厥心如子者直律躬以律文凡夫文字之役一自子所衡量者而人品心術繫之矣以茲之選詎不貴哉且子今所爲選者詩義程墨也程墨爲士人利祿之資而世于經義益務苟且曾足篇數遂釋之矣以子不回利祿之心溢文則言之不幾于道子必棄之矣彼言不足志雖未必不

獲者寧躬去之其以督選又寧取其足以苟焉者而遂止耶張子曰如子言吾何敢當夫子竊有志焉予誦詩三百而見今之詩非昔之詩也予所流連反覆而冀一身遭者予固自有在而今茲之選則亦其寄焉如子言吾何敢當嗚呼張子所謂寄焉者予亦知之矣夫勵羔羊之節而可爲邦之司直者張子不既有之乎其有者其見于斷然者皆是也若是則張子卽謂茲爲寄焉可矣崇禎丙子冬月

國門廣業序

南京故都會也每年秋試則十四郡科舉士及諸藩省隸國學者咸在焉衣冠闐闐宸耀衢術豪舉者挾資來舉酒

呼徒徵歌選伎歲有之矣而號爲有氣志能文章者恥之
鍵戶若無聞遇則逡巡從道傍避去數十年來求勝遊之
可傳高會之足紀者蓋眇耳自崇禎庚午秋吾黨士始合
十百人爲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嚮者遴之稱名考實
相聚以類亦自然之理也計其時爲聚者三主之者劉伯
宗許德先沈崑銅也癸酉則楊龍友方密之再一舉行而
莫盛于姚井若丙子之役夫吾黨自庚午後彙聚之士半
爲升用其本末固已見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
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爲諱而姚子獨于憂
疑滿腹讒口方張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黨所先者

道也所急者諛也所講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所借以通
氣類者此文藝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此觴聚也今

天子聖明深以儒效不彰疑科舉士爲無用吾黨思所以
仰副當宁之意以閒執讒慝之口者則舉視此聚耳何畏
哉予聞其言而壯之予因憶昌啓閒正人一時嚮用吉水
諸公至于都門聚講而邪者掎擊不遺餘力善乎福清有
言我國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黨之聚何敢自
附前哲然異已者不少矣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固
爲其難者哉姚子乃哀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
而素爲此聚之徒者猶之聚也于是併其文而廣之顏曰

國門總之不離乎聚者也刻成徵序于予予觀姚子密識藻鑑其所稱進之文必無不佳此無容予言也予知姚子于文亦直寄焉而所以聚者豈在是乎故爲述聚所自始以志一時之盛因見姚子之獨能爲其難者如此

道南集序

崇禎戊寅予至梁溪與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而歎焉道南者故楊龜山講學地因祠祀之而配以毘陵先賢其旁卽所稱東林書院也嗚呼此其廢興之故難言矣子方曰子之來也亦有意於此乎予曰此生于梁溪者之事也箕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然諸先生之本末嘗聞

焉請與子言子之先世可乎夫進而急國家之事則不有其官退而明聖賢之道則未嘗無其友其友又皆明聖賢之道以急吾國家者此何負于天下一時邪者至日之爲黨于是三朝以來五十載之內凡天下之爲正人君子無不以其身罹禍其罹禍皆以梁溪也梁溪皆以子之先世然則不忘先世者子之事也予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子方曰固也予先世之退而明道也不得已也豈樂其身有黨名乃其罹於是禍者至放逐流離駢首就誅而卒無悔色何君子之多也今之號爲盟社者聲相逐耳見小利害卽不能不掉臂去吾卽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

可得哉予謂子方第難以其身為倡耳昔驗之于數十年之後故其徒歷生死禍福而後見今也求之于一無表見之前則生死禍福吾安敢必之于吾徒亦取其足以風者要非子之先世無望也望其人爲子先世之徒而子又曷可已哉子方曰然吾卽挾吾先世之所退者以爲進則今之徒皆文章之士也選今日之文而以道南名篇則又安知驗吾徒者不在數十年之後乎集成予因叙兩人所爲問答者如此

崇禎甲戌房牘序

或問於吳子曰仲尼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卽如

今之號爲房牘者是南宮旣雋之士所自表其素所蓄積也是當代之名卿鉅公以其所得士之行卷刻而布之以風式天下也今且取其所已刻者刪之選之去留甲乙與原書合者無幾矣天下購其選與刪而讀之者率又從下而不從上此亦奚啻夫議哉而子躬蹈之也予應之曰否否國之衰也然後有監謗之使其亡也禁士不得以其學井上之建立今 天子聖明求賢之急至拔士於貢額之外則夫一日之知一人之鑒其不足定天下士也明矣天下士不榮人之已第必考其素業以自內驗所學不畏上之懸書至駁其定論使後起者無買於所從是非之公也

於是賢者知取信于天下誠非一日之故倖者知吾亦有
所不足恃而不至盡生天下苟且弋獲之心嚮三王而更
王也士生于時亦或未能免此而將等於庶人之誅耶且
夫文章之有論辯亦豈與非議制建之事可同年語哉予
嘗聞之古人矣古人于經術學問之際亦何其氣決敢任
歟故有僉業弟子傳著或異矣亦有同產李昆師受則殊
本所自授也見偶異焉至指之爲大愚雅稱石友也義不
阿焉而移書侃侃寧惟是乎君父至尊親也經論異同則
有閒焉蓋至有殺身臨刑卒不敢枉學以從者何則誠有
所自據也予嘗讀書深歎以爲人心所以未亡聖人之道

所不至漸滅盡者此非其極驗哉是故爲貴人之文矣曰
此吾已效者也宜世皆諛之不敢非此其文可廢也主司
亦旣布其文成書矣曰吾能進人退人者彼士何能議我
此其書亦可廢則取其書而刪之選之本無所可否也姑
寓依違于其所已甲乙者曰吾愚人也哉而以其是非與
彼貴人及能進退人者角也且文亦詎有定耶嗚呼選文
若此是又向之敢爲無道之議者所羞稱也卽安得謂公
道之能在下哉夫選文而第程量已效之人則文者末也
風烈事功所繫不在是選已效人之文而有所發明當否
使天下之士尊一王之制明聖人之書卽知言之無與于

道者雖其人既貴其貴人之文雖蒙進退人者所許與而布之爲書而下之從違猶在此不在彼如是敢謂房牘之選爲一時之業而已乎上以翊 天子廣求俊乂之心俾讜言深識罔所忌畏得發憤于文字之閒而言之無罪下以誘進來學羣服于至當俾肆力學問者益有所取以自驗用奪其幾俾苟得之心誠選者事矣而無道之議有一於是哉雖然此非予之敢任也予所不敢依阿已效之文而有所辨論異同其閒假古人而在君親之尊生死之重曰吾不以易吾學也嗟乎是亦有其志焉已矣

崇禎丁丑房牘序

予之爲房牘選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成事于天下故今復不得辭金閭書林迎予千里予于是入天都下錢塘溯若木至虎丘而休焉文自京刻爲各經師所已選者五千餘首合之行藏諸刻又萬餘首予閱不能五旬畢謬以意擇之得佳文八百餘篇書既成例序之以行客問予曰子之論文詳矣今茲之選亦有說乎夫予往者之論文也以理以體理者爲聖賢之論所從出學術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離合于此辨也而體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變有自然之節叙不得亂也繇今思之是二說者其迹也執二者之說以迹合之猶易也察世運之所趨庶幾于

其言繫之者其惟氣乎夫昔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間耳吾謂莫如審之于強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 蹴吾疆矣寇燼吾原矣囂競長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詭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今爲甚而靡然者則盡于文見之夫然文之爲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養而至腐師俗儒所謂養者發于言則夷易措之事則和平試跡其爲夷易爲和平者悅靡靡之可聽冀庸庸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夫至剛至大者爲何語乎然則予所謂莫今爲甚者皆坐是誤也 此屬又烏足與語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 也而風之

以各見之文不能盡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細之氣六剛氣之所發必不剽也必不襲也必不蕪而穢不矜而肆不恆而寥落也必當理必合體也推之爲忠臣爲介士爲強力有爲爲震撓不詘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氣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勦古人之已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僞不忠大貪不謹趣榮勢以遠節烈墮軍實而長寇讎者必是言必是人也予之搜爬蕩滌蓋自此文始矣客曰若是是天下之知言者莫予若也夫子則安敢予欲天下作文者因吾說以反而自循其氣絲是以閱吾選也其庶乎

歷朝科牘序

文之始興也初無定體自建之為制然後有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從來取士之法如詩賦策論無弗然者何但今科舉之文乎本朝科舉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嚴立為比偶非若詩賦策論猶可窮極才學則其尺幅較狹緣于發明經義聖賢有一定之論注疏有不易之說又非若它文可以私智臆識隨所移綴遂以中度也故其理道為甚深以甚深之道殫致于至狹之幅宜二百年來作者非可億計而合者第足指數耳且夫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豈非吾所謂有規矩準繩不可易者乎以所為難于盡

致者言之則文章遇合不可同論是故雖以巍科鉅第不更舉而立效者其為墨也果能使天下奉其尺度為不可易歟若然即典試者宜先有不可易之法矣今其人皆有貴人賤人之權也嘗試問其言抑果有當于程焉者否乎是故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要皆名然而實否夫主司所以登士與士所以自庸其然否既如此則夫士人平時所冀幸者不過操不然之說以為苟可獲焉已耳生心害政使數年科舉之文至不可究極而其它亦猶之是者其實皆繇于此蓋吾痛憾成弘以後昔所為加詳之法而今寢以息微也夫今主司所以登士士所以自庸其不從科舉

之文則已矣其不能不從科舉之文則所號爲程墨者不可不實求其然求其然而後繇文章而施者可以使之無不然然則不負科名者烏在文章一道謂吾可不必盡心哉始進不正未有能正吾未見操不然之說以庸其身而事其君而其人之一當焉者也古人所稱大器者無有越規矩準繩之中而又况文章之事歟文章之法肇于洪永詳于成弘之間莫盛于慶曆初年卽莫敝于萬曆末季其流也自場屋之程墨始故欲科舉之文不亡當先從場屋之程墨論之欲成弘之文再覲于今又當先從其源流本未備論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復而其敝也未嘗不可反

此吾所以論次程墨繇國初而迄今之意也先是歷科程墨選者不一人而窮極流弊惟予選爲甚夫好盡言以越過昔之所深戒也然以闡揚 祖宗之制原本聖賢經傳大吉使天下知科舉之文其法終不可亡而名實然否之閒尤使人覽而感慨係焉者則功與學予亦俱有之矣崇禎甲戌夏月某日

四書小題文選序

同一四子之書也則同一四子書之文也文別之爲大小題者何曰此以試分者也夫春秋二試主司所命者莫以盡見士子生平故題主于理義之說爲多而又有觸忌犯

諱之慮則非典雅明正者無取焉于是書之爲大題者可數而知也它如有司歲月之試多截斷章句謂可以見人倉卒之智卽以使雷同假託者技窮于無所施而後其爲別白也易於是凡四書中一切深隱之文纖曲之義大可容白虎之論究小可以逞稷下之辯說者其題皆蔽之曰小也嗟乎小題之難爲工也蓋有十倍于大者矣吾又聞本朝以小題著名者不過數十家每科亦不過數人此又何也豈以場屋取進不在是故士但使足以僥倖小試焉而止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其能爲小者其有不可強而學者耶以其難爲工者而責之于童而習之之人以其不

可學而能者又使天下羣試有司者其始必出于此猶人之初生也未能立而不仆遽望其疾趨不息也有是理哉夫天下理一而已拙大而工小未有也則簡小而慎大亦未有也吾嚴以程大使以文明題者根抵于聖賢之蘊其說可以引伸觸類而唯其所用復寬以量小使因題治文者雖至于縱橫馳騁要之唯變所適而其不可越者自在也是則小大題之分也以試而吾之合之也猶以文文之選也其又烏可已乎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予之爲小題選也別昌啓以來之文爲近集以文者時爲

之士不能違時自見故于近日之文宜益務盡心夫然予之選文顧獨嚴于近何哉夫予嘗感慨昌啓以來之事而歎生心之害皆自文始世不之察耳其所讀者聖賢之書也所取者科第而所行者皆狗彘不爲之事乙丑丙寅間諸人殆不忍言今試取其文覆焉有一非柔猾者乎非詭誕者乎非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者乎彼作文之心以爲吾逐利否耳慮非顧行也故其徒一得志而幾覆人國嗚呼可畏哉自今上躬戡禍亂蕩然與天下更始又恐文之積習難化釐正之詔每試輒下而孝經小學復加意舉行期以養之義理之正用以作文人忠愛節烈之心而邇

者功效不彰名節鮮著則不可謂乙丑丙寅間之無其人也不可謂逐利不顧行者之無其心也不此之察使其文之旣效者與道德仁義之言淆混而行于世毋論先正醇雅之風不可復見卽國家所需于文者謂何而使浸淫流蕩以極其生心之害彼乙丙間事可再堪哉予不揣愚鈍每于選文之中輒鰓鰓慮之夫入吾選者亦未知其人果何如然其文爲柔猾也詭誕也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也若是者吾必掃除務力而尤加意小題者小題爲人所童而習之養正於蒙則小題之謂也卽今日國家欲得文人之用而先以孝經小學行之有司之意也吾故曰近集者

時爲之也

徐又章制藝序

劉禹錫云池州之有九華造化之尤物也夫天地精華之氣不箸於人文而徒使山川發其秀則安得謂吾池之以九華重哉或曰嶺以南人文不箸者山川奪之也故滇粵之間嵌空竒秀猶吾江南籬落間物而見者無稱焉不勝稱也若江以南山水不竒之處其人文必多寥落夫然微獨九華之秀於吾池無所奪而使池之人文有所蒸而發之者非九華曷以哉於是予于九華人士見以文稱者必睨而意之曰此必有異而今適得之徐子又章予向未識

又章也讀其文幾使人疑舉業之間有蔚宗彥昇其人者乃交又章而威儀玉立又適如其文此非有所降而鍾之者則九華之間雖號文區要猶是齊聲相和千人一曲耳高言何綺乃幸觀之又章又章秀於山川乎則禹錫之言爲九華重也而有所以重九華者矣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

貴池吳應箕著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漣傳

漣字文孺號太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常熟知縣以治最選給泰昌元年 上崩與顧命天啓初爭移宮功最大累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首劾逆瑞削歸未幾就逮下 詔獄誣坐受熊廷弼贓拷掠至死天下悲焉崇禎元年詔憫恤其冤贈官賜祭葬廕子子諡視諸死臣為尤厚初漣之為兵科也值神宗薨光宗以庚申八月

初一日登極未幾不豫京中傳鄭貴妃進姬侍八人用奸
監崔文昇下利藥帝疾遂甚鄭日與李選侍比趣封太后
選侍封貴人中旨旁午時漣憤甚上聖躬違和之繇一疏
極論鄭氏所遣醫侍疾無狀宜下司禮推舉窮究宣示中
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聖德進皇長子及皇
子扶床繞席尊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
尊國體疏上三日特命錦衣召漣入意且得罪及見從容
言病狀目璉者再語皇長子兵科不當去朕左右會冢宰
周嘉謨亦數責鄭養性於松棚故封后事竟寢鄭亦出移
慈寧宮然自是上疾不起矣璉從諸大臣後受顧命是時

李選侍居帷幙間推皇長子求封色態甚惡上崩選侍踞
乾清宮閉皇長子不聽出禍且不測漣首定大計大行在
乾清羣臣哭臨畢卽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議定趣
諸臣入宮宮閤者持挺固沮漣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晏
駕 皇長子小汝輩據門不容宰相入閣懼啓門入哭臨
請見皇長子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至再漣入格叱
退之比見定登極之期皇長子暫出居慈慶選侍猶踞乾
清不肯去漣與諸大臣公疏請移宮御史左光斗又專疏
爭之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同居乾清且欲垂簾詰責
光斗疏中武后等語漣抗論於乾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

以十數於麟趾門值一中使叱之使還奏光斗得無恙又
促首相方從哲曰 上登極則無住東宮之理相公當上
揭急催移宮方相意兩可漣謂以選侍不移宮而退處東
宮是天子避宮人大不可因反覆辨甚力有大闕以好語
解者漣叱之益以死爭聲徹御座殿陛皆驚怒上亦語近
侍胡子官真忠臣也會李進忠以盜賊被緝於是閣部謂
宗廟有靈選侍宮移而上安矣當是時三朝大故在彌月
間倉卒危疑諸朝不知所爲漣儼然行顧命大臣事外戒
金吾簡緹騎設儆備內戒中宮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
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論者謂其有社稷功獨御

史賈繼春爲風聞誤上疏請安遷侍與漣意相反 熹宗
因傳諭歷數選侍歐辱聖母之惡賈被削去後璫禍興諸
附逆者卒以移宮一案陷楊左云魏忠賢之橫也當事皆
觀望無敢先發漣獨奮具疏數其二十四大罪疏草傳誦
天下時甲子六月事也逆璫切齒憾入骨然外廷多正人
且欲殺漣而無名自外廷與內構而漣始削籍歸矣語在
黃尊素傳中乙丑四月五虎梁夢環奏叅汪文言及漣左
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皆緹騎逮治後先
拷死漣下詔獄時賈繼春方起用卽追論漣移宮逆王安
犯上罪當死然難於坐賊於是借封疆一案謂漣等受熊

廷弼銀鬻獄誣坐賊二萬兩竟以此殺漣漣立朝廉直天下所知當被逮邇邑震驚集衆至數萬欲禁官旂奪漣漣叩頭乞父老得解散村市爲設醮祈生還者數百處比就道士民乞送者萬計下至老嫗菜傭瞽瞍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官旂皆感泣且爲具資河南州邑裹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至許州有舊識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亦被偵削奪懼禍自經死漣下鎮撫許顯純以鍛鍊賊銀痛加掠治漣大叱顯純曰熊廷弼初在遼陽我有參疏廣寧陷後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辭一死之語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營脫者若移宮始末曲突徙薪皇天

后土實鑒此衷汝昧心殺人狗彘不食其餘顯純大怒將頭面亂撲齒頰盡脫漣罵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胸立刻死漣入獄時度不免齧指血艸疏千言冀以尸諫埋卧所爲顯純所發付之火死七日始得領埋時盛夏尸爛僅存殘骨一具而已漣產入官不足千金其母寄居城樓知府李行志書募文知縣夏之令設櫃四門捐俸首倡士民有傾家助之者完贖萬餘兩吏部尙書周應秋逢瑞意猶勒限嚴催羅織無已其老僕笞斃幼子驚死諸臣死後之慘亦無有過漣者後給事中瞿式耜爲漣頌冤疏曰蓋嘗聞褒忠獎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德

闡幽之妙用自闡賊魏忠賢與奸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於其間哉顧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經之痛則於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火天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於同死諸臣之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已任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筮仕宦鄉常熟也鐵面水稜吏胥不能仰視而愛民如子卽嬰兒婦媪咸得自盡其情蒞虞一年

不名一錢百廢具舉錢糧之絕火耗上下百年僅見漣一人耳入計時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盡絕餽遺寒素之風依然白屋但言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祖宗父母牽腸刺心談及神宗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臨死之時亦旁無一語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日漣自湖西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偕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楊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於此詰朝而歎息之人斃命於敵衛矣誰復敢私語稱其冤漣死於滬暑愈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持腫

爛欲斷足之聯於脛絲毫耳迨下令湖廣追贓漣傾斜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柰何爲設櫃於四門遠近士民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漣納者豈能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糊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

猶賃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強與縉紳家凜然畏如嚴師而獨於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與南京吏部主事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捶胸踊地黃童白叟無不皆然又覽追贓之疏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而士大夫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質銀若干而已當魏瑞逆焰燻天耳目布滿之日使大中不真賢豈能號召士民爲之還贓使大中不真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如此上聞乎大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潛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奉百金托詞臣鄭鄮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娶婦婦居

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簣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尤不易矣至其詣鎮撫也大中受殊刑未死獄吏以藁席捲其肢體倒豎於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大中目精猶轂之轉輪旣死魏賊令卒吏毀其屍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泚曰吾當死汝不當死汝死而寡母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至獄門一步比學泚扶柩歸猶未知大中死狀也至病中忽聞之一號而慟再號遂絕嗟夫子孝臣忠萃於一門矣若順昌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仇卽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瑞高家肆毒順昌

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靜竹瑞之聲播於朝野擢居吏部一洗敝習四方貽贖絕不敢通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一乘行李二擡而已里居時徵臣時一過訪之見其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僧意豁如也魏大中逮過閩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請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縱騎以聞瑞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寔一疏逮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門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閩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旂幾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奈順昌之哀詞而

後散去民誠無知而順昌之生平亦畧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給左光斗曰爾等第不辨一言當俾爾等生還於是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畱此身異日尚可爲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牆而擲其尸於夾道中巡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股血潰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亦爲寒心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於高攀龍鄒元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

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旣已蒙謚賜祭葬無弗兼舉天下感國家待大臣之體不薄而大中順昌僅蒙贈廕而未有諭祠臣以爲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超常越格之典以優忠節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者方之前代則楊震范滂之流卽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匹此卽得一人焉已足砥特頹波乃三人旣並生於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亦併集於一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表於贈官廕謚之外總勅賜一祠仍給一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恩且三臣臭味一同英靈不散其盡

忠以報 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且使溥海內外知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剡腸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勸之方猶遠出於尋常旌表萬萬也云云初漣爭移宮時與左光斗同志其慘死亦同至今忠臣稱楊左云

嗚呼應山之死酷矣或曰闈宦應山激之也而覺實始於攘移宮之後故闈得借之以爲名然則誰爲此言者而爲諸附逆之小人解嘲哉夫宮亦幸移而功在應山耳脫不移而有他變罪將誰歸闈之橫也卽微應山之疏而附之者能已哉內無張永卽欲用楊一清之智而

無可乘是以韓文不死而應山死死應山者非闈也至張三案之小人也故吾傳應山而深惡附闈者之死應山也尤惡夫不罪死應山者而謂應山之可以無死也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傳

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也其爲舉業有聲以萬曆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御史有氣敢言同輩推以爲鋒初差巡屯其所行屯政畿輔賴之督北直學嚴絕請託號得士光斗性嫉惡任事勇神宗末年假印冒官者衆一疏汰至五百餘人光熹之際與兵科楊漣同爭移宮當是時閣部公疏之外光斗有特糾禍幾不測語在楊漣傳中

天下於是稱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朝廷有門戶之目翰林繆昌期吏科魏大中以峭直見忌而光斗雅與同志故爲羣邪側目以爲渠率咸思攢矢於是刑科傅繼借汪文言爲兵端首攻大中與光斗槩最儉邪士也時正人多在列文言雖下獄卒無所牽累會楊漣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之具疏也光斗力贊之使上故內銜之深又南樂奸相與內媾於是遂發難而逐冢卿趙南星等因吏侍郎陳于廷會推卽於陳疏以黨比削陳并及漣光斗光斗歸禍益大作凡善類無一得免者矣未幾以五虎梁夢環追論汪文言逮治光斗漣大中等六人并以他贓追治趙

南星等十五人光斗下鎮撫坐受楊熊贓銀二萬具全刑與六人俱死獄中十五人者爲趙南星鄧漢毛士龍王之宋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楊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鰲也趙王繆三人別有傳初光斗之爭移宮也未嘗不言安選侍因邪臣姚宗文造爲選侍投環八妹入井之言於是賈繼春具揭安選侍而楊左移宮遂爲敵國後羣邪附逆者卽借移宮殺楊左然難於坐贓故又入封疆一案追比漣其死光斗死踰年今上雪其冤爲贈官廕其子

天下稱楊左並矣而多有絀左者何歟豈非以二十四

罪之疏左實贊之是磯禍也吏科給事之缺左有所予
奪其間是擅權也且王魏等之通王安交文言而左不
能引決是比匪也若然則必廣徵也傳魁也爲得策此
世之所矧亂臣賊子者其必繇此言哉夫王安不可附
矣中心戴儲而用以安天下之本此豈不同符文襄之
用永歟文言之起也誠微賤然廿五毒而辭無他引是
烈士之行也視之讀聖賢書起家甲第忍奉一闔以驅
除善類率皆誣陷致之死嚮文言而在必以爲狗彘不
食而唾其面矣論者乃必欲借寇兵而助之攻也悲夫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公諱于廷字某世所稱中湛先生其號也其先爲宋儒陳
止齋有倉四者始繇永嘉徙宜興湖南故世爲宜興人倉
四五傳至衛輝丞弘甫自湖南贅亳村因家焉又七傳至
憲章號古愚者以博洽聞卽公祖也娶于邵邵方娠而古
愚死于父桐廬丞任所邵聞以刃刺頸一指不死生公父
所謂懷古先生也有欲奪邵志者邵決日以矢後以節受
詔封懷古先生長讀父書教授里中稱經師人師焉娶雷
夫人有婦德實生公公生之前二日雷夫人夢天日朗霽
有虎生兩翼上飛天門及公生手足結毛成麟文五歲就
外傳屬對奇警師大驚時懷古先生甫遊庠序客有持羊

酒賀者聞公頽因攜之遊南山公問土何色赤客曰獄位
離故赤公應聲曰然則四獄之何色客益大驚十二通經
學十七娶張夫人操作相莊有梁孟風隨補博士弟子員
時公父以居邵節母喪極哀痛廢舉業公于是益發憤課
菽無間晝夜甲午舉于鄉夜聞報偃臥不起無幾微色喜
人以是卜大受器明年乙未成進士授光山令光故多大
豪行錢縉紳聞爲先容以交令民有乘公父疾獻人參者
公婉卻之候閒卽繩以法人于是股栗而私交之風絕性
慈惠操下不假束溼治獄必求其生但無敢于以私者俗
大化之戊戌入覲迂道歸省復任則雷夫人訃聞公號慟

不欲生水漿不入口七日人稱純孝服除補秀水秀菴才
區也公至聽政之餘專務作人後所得士皆以文章科第
顯政成俗化猶光山焉以治最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懷古
先生移誠曰若起家寒素通籍至近侍 國恩渥矣毋沾
名毋阿徇方克乃職公佩受教時科臣汪若霖忤輔臣意
外調公抗疏論并劾王錫爵以密揭助虐及黨輔者趙拱
極吳有孚若而人坐罰俸輔臣尋罷于是直聲震長安冬
奉 命巡河東鹹時張忠權晉悅爪牙吏多虎而冠撓鹽
政公劾忠沉命不法狀乞除去闡稅及陳鹽法善後五事
詔置閣他所公復蒐鹽羨及贖緩易粟飽三晉饑民賴全

活者無算己酉四月京師正陽門箭樓災公疏諫 陛下
深居已久不復當陽實之不存名于何有故天怒而百尺
為傾十一月上總憲懸缺疏力薦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
諸名德舊臣庚戌報命南還途聞父疾星馳入門乞養乞
休俱不報更嚴檄督之官公卒不行辛亥六月懷古先生
歿公毀不欲生居喪盡禮如居母憂時乙卯服除巡按江
西會淮藩者晉獻在上恭世子在下庶子常洪出而圖國
蔑令甲增益護較藏匿逋逃慢吏虐民為南州大患公奏
洪謀不軌置大辟及從逆者罪有差因覆藩宗之庶代嫡
死作生幼冒長及詭養異姓一切為宗蠹者使祿無闕出

復請節贖稅數萬兩輔宗祿所不贖又日與諸名賢砥修
理學問民間疾苦時湖口有潘瑞榷稅桀黠害人商民至
激變公申律令三疏請罷稅撤瑞辭義慷慨 上特可其
奏人稱為真御史焉 舊制御史巡方期年代比多不得
代故公按江西滿年方報 命歸已趨按山東請孔廟問
禮樂器登泰岱作詠懷諸什寓志時民間傳青龍神吐火
自焚耳食者因妄識朝事一時以災異聞蓋方在挺擊告
變之後也公廉得妄男子鑿空語下禁嚴止之作詩辨誣
譌遂息歲饑發贖繼俸薪賑之所全活如三晉時庚申八
月晉太僕卿辛酉冬入朝轉太常佐郊廟儀時紅丸議起

不能成獄公慨然建大議略云李可灼非御醫紅丸未審何藥必謂誤而非故百口難代解卽誤矣從無誤殺人主之律如律于父母止有謀弑凌遲一款更無別條減等崔文昇李可灼爲誤爲故總無逃于大辟議出獄乃定壬戌秋刑部尚書王紀奉 嚴旨爲民公疏救尋晉大理卿治獄多平反稱廷平轉少司農時宮殿土木煩興條上鼓鑄十議稱旨歲得金錢數十萬 國用賴焉甲子晉少宰高邑趙公向人言冢宰不足喜得陳公同官爲可喜耳時逆璫魏忠賢陰賊方挾 天子作威福公每與賢晤語不勝憤亡何借山西巡撫謝應祥之推罷司官夏嘉遇而太宰

趙公總憲高公相繼逐去公攝部推部院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恐公公正色拒之曰于廷知有 宗社而已遑恤有他疏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猶高邑私人也坐大不敬削公籍及御史大夫之與推者陞辭單車就道時楊公漣左公光斗亦同日削公曰與金轡連吟步屋北鹿獨宿韻以見志蓋先是無敢與璫抗者自公等數人首櫻禍然後忠義之士益爭奮起至甘逮死不悔者皆其所倡也公歸鍵戶著書一語不及朝政未幾諸君子就逮公擬弔古十首悲之丁卯緹綺四出喧傳逮公及晉陵孫公公聞不爲動固已甘心從

諸君子地下遊矣戊辰今 上御極于諸死罷者皆有簡
恤于是言官交章稱公櫻禍先而蒙恩獨後 上命起公
總憲留臺朝野胥以潞公復知諫院爲慶己巳正月力疾
赴院當內計與攝南冢宰鄭司農公忠並矢嚴黜幽之典
無失人倖免者時謂南察爲近代未有也太學生有鳩材
爲璫祠者頗有時名公下獄置之法留都倉庾久空軍民
待哺至不能朝夕公與司農會建太平倉請勅各御史及
各衙門罪贖兵餉外俱令輸穀實倉除改折廩庾漸滿南
御史差竣例考聽非公念南北各有職若然則是長臺者
守文移漫無賢否請先就南考庶幾耳目近而綜核真御

史思盡職 上報可著爲令冬 騎薄都城公首倡義匡

大司馬簡練將卒刻日赴援捐俸具牛酒享士非征者南
都風習靡麗居官者亦多長夜拏酒遊秦淮聞至荒厥職
公約法數章尤勒飲遊之戒禁臺官無妄受民詞清城舖
淹抑嚴寒甚暑尤務矜恤歲暮令出冤獄都人感之以南
憲自海忠介後始見公出則多焚香迎舞云庚午請告不
允辛未非總憲缺公得副推 上特簡用再乞骸不允七
月井上涖院先一日陳出大議以勵晚節疏再疏條陳諸
御史有不敢稷稜以博渾厚亦不倍擊以傷元氣語時稱
爲得體見銓輔無他語惓惓以起用名臣如孫淇澳慎行

春聞流賊震 陵咄嗟歎憤顧其子曰此卿大夫之恥也
吾無可報國矣汝曹勉之言竟安坐而逝公諸子多賢長
貞貽才而早夭貞達以公任爲水部季子貞慧負文章名
節尤有聲先是公父懷古先生以爲先王訓俗家有塾塾
有田嘗欲做范文正意行之公卒成其志公所養內外孤
成就者甚多公他無嗜好歸來卽林巒觴咏亦不數數其
寧澹天性也遁跡荒村老益好學所著定軒諸集傳于世
吳生曰當癸酉秋先生在南京時予從其季子定生遊因
得覲先生于寓屋頎幹偉度望之使人意失卽與語氣溫
然忘其尊貴也視世之外示伉倨其立朝卑疵至不可令

人見者何如哉予猶記是時客偶問當世賢有品者先生
歷述所知無遺遐隱于人之有風烈者尤不容口其留意
人材如此當瑞禍之興先生豈意其後猶以身忤 明主
哉名節重而身輕國體重而官輕跡其所先後歸來者有
以也世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爲大臣也

康氏清姑傳

姑康姓清姑其名也爲康紋次女世居池州江口之清溪
鎮姑生而慧敏寡言笑事親極孝紋絕憐愛之爲簡配未
偶正德壬申姑喪母兄揚亦失偶病篤姑侍紋居時年十
六越明年流賊劉七齊彥名等繇黃州濟江舟行剽掠沿

江上下皆被其害賊舟突泊清溪紋聞扶其病子揚爲避賊計姑抱揚之嬰女隨出門不數武賊追及之紋被執賊以刃傷紋背入膚竟寸流血至踵姑前跪泣而給之曰吾父老兄又病甚盍舍之願以身隨賊悅遂釋紋紋懼姑果沒於賊欲還奪姑急以口止之潜然泣下紋于是忍痛楚攜病子去姑故徐行度父去遠乃解衣裹嬰于道倘賊促行急姑揚謂賊曰若欲我何往賊大叱曰女言釋女父女以身事我當隨去復何辭姑乃笑曰吾惟有死而已寧以身見辱于女耶賊衆強姑登舟隣婦女被擄者先在舟咸呼姑曰來我等皆在毋畏也姑罵曰若廉恥喪盡甘心從

賊胡敢招我我身可執頭可斷志不可汚復罵賊曰女輩害人多矣亡在旦夕敢我辱耶遂躍投水中賊使鈎挽之姑聲愈厲其黨相謂曰此必不能奪者也留之軍氣不揚莫若殺之賊怒亂刃交下姑罵不絕口賊斷其肢爲四以死後賊至采石盡縱婦之被擄者來歸悉以其事告紋且言姑不聽我故遭此視今得生還者何若紋惟笑而不答先是隣人有迹匿棘中者亦見其死狀甚悉賊退始抱嬰女及姑遺裳哭報紋紋遂覓殘骸江邊見血聚屍傍經日不散與水不渾因焚而葬之吳生曰予聞清姑之名烈矣今距其死時已百三十年而姑之五世孫良儒從予遊乞

予文傳之予觀今之流賊其禍蓋百倍于劉七時而江非婦女以賊死者不可勝記非無節烈多氓沒無聞則姑之得傳至今非不幸也然賊禍之興也隨和者多男子而婦女往往以節死豈天地貞氣獨鍾之婦人女子歟夫姑之給賊者智脫父者孝全嬰者仁罵其里婦者義而死以禮故姑之烈而死也與夫不可奈何而死者異雖然人至死則無爲多求矣况如姑之死者乎而予又曷能已于傳乎

柯宜人傳

柯宜人峽川柯氏女而劉觀明公之配也父柄從父都御史相嘗見之于庭除謂家人曰吾宗女德無踰此女郎柄

任遼東衛經歷攜家出塞外年十二喪母十四歸劉劉三世姑章存堂上白髮旅坐柯咸善事之中其權劉氏是時家中落觀明公兄弟惟誦詩書又兩繼姑多勞潤以故益貧柯晨夕瞻奉如禮恬然而勤婦職裕旨甘勿愠也劉木服總親戚中表朝夕吉凶昏嫁悉資給于觀明公柯必萬方竭有無以助焉終身無德色觀明公與人和婉而治家蒿蒿柯事之益恭謹公屢下第抑鬱致疾則理裝送之遠游旬月而瘳公通判處州署青田縣督漕船內外斬斬無官謗及擢養利州守乃止公勇退而理田園振貧乏掩胥備甚爲常傾筐倒庖之傾初柯歸劉十年未舉子卽爲

公買妾妾十餘卒無子以公同產弟子城爲嗣城就外傳
柯夜必欬枕耳數里中盛衰古今家國成敗城旣寢則數
數視其寒暄不輟旣旦又誨勉之然後起其于所撫育諸
孤女亦然與城無異視天啓中聞寧錦亂柯語其孫廷鑾
曰吾兒時從先參軍蒞其地守土者率賈參貂以奉內買
首級以希功疆場之事無一問者那得不有今日崇禎已
巳冬聞諸將勤王京師又指廷鑾曰吾老矣猶見中國強
盛而享餘年然流離奔竄若其能免乎尋寢疾取附身襚
服更迭箸之凡歷三月而終何其達也柯未嫻文史而強
記通鑑綱目書輒舉其畧善敘前言往行以戒內外子姓

年八十眼耳神明畧不與人隔柯族大從兄弟子孫凡紛
爭致訟之事每以宜人片言而解因有聞其傳訊而相化
于讓者吳生曰古之傳列女者以德以才以學豈特矢節
然哉以觀柯宜人善事上孝也順夫子禮也撫孤仁也好
行其德不計財義也明治亂達死生智也閨房之秀數者
有一傳矣後之修史者采焉當以予言益信

樓山先生生平所作傳不止此有

天啓死臣傳一帙楊忠烈公連魏忠節公
大中周忠介公順昌高公攀龍萬公燦左公光斗
周公朝瑞袁公化中顧公大章李公應昇黃公傳

素周公啓元繆公昌期周公宗建劉公鐸蘇公繼
歐丁公學乾夏公之令吳公裕中王公之案趙忠
毅公南星諸公也附入國朝紀事本末集中未編
次 兵餘從敗紙簡理之僅存楊左二公傳稿
耳傳從父太學青城公稿亦逸

記

暫園記

予家秋浦萬山中深林碧澗所在而具予曾祖則倚山爲

廬今歷代者四而爲年百餘矣山之枝獨饒右故屋西頗
紆敞祖委土焉其勢隆起望之又一山也女貞松柏可數
百尺蒼蔚無間冬夏有桂數株皆合抱梅數本如之花之
日香數里人頗稱異然爲數百年物無怪也予生在別宅
此屋已出易萬曆戊午不戒于火復贖此屋居之予以奔
走衣食視家爲客每歸而散步林中則裸處于鷄犬雀草
之間而已歲癸酉予苦屢試罷第因浩然有閒廬著書之
志于是隨山勢營爲園壘而週之園林其中林際構亭對
亭爲堂亭側列舍數間貯所讀書旁爲廊入梅桂環擁然
後掃除荆棘剪滌蘊叢而向之森挺盤曲棄置草間者盡

爲楹楹間物蓋凡兩年而園成成而自題之曰暫客謂予曰子築室著書非旦暮事意將久于其中向使書成則子園亦千秋百世矣何暫也且天未卽以此園老吾子使子遂其經營四方之志名成身退而此園固無恙耳前此子未爲園而子之先人壘土植木以待之園成而益無披折摧敗之虞又子族多賢子卽久客而遊涉觴咏可使園不荒寂又爲園在萬山中雖易世後無豪右侵奪之患天下有壽如子園者乎而暫之也何居予曰使予誠著書乎不必園也果名成身退乎不必園也木之成毀時也非園之繫族卽無園而遊涉觴咏者不乏人雖微侵奪吾見人數

代之業者寡矣况區區一園哉予偶念至而園成園成而復念園可不必有也故曰暫也

相公墩記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三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于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直視形爲最下然春夏水起四周瀨綠而墩故突其中歲大浸至于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也當非妄語墩故有院荒寂已久萬曆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如是者益廓治之高閣巍廊垣階相接又叢條森植環於左右墩之勝遂爲吾

郡獨絕予遊於墩者二十餘年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焉或淹至數月嘗試月夕雨晨登閣而望水烟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城郭屋廬蒼茫數點而已及乎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霄漢中飛行絕迹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岬巨濤激于檻前危帆指於簷隙坐察聲勢意恐身安而鐘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烟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冶其踈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奇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嶮以上而有雲崖石屋之幽近在人間聞有至者則足音蹶然其隆起者大如掌

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于墩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僧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記之崇禎某年月日

南岳看月記

東南亭園之勝予遊者十之九予鄉多山三吳多水故所居在山水之間者爲少卽有之多以人力位置若自據林泉之絕而幽深曠敞常與天氣通又去人閒不遠者予未見也至中秋看月所在皆然若特入山中又偕良友信宿者予生平亦以此始先予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興卽擬往定生曰待之已八月十四天日空霽定生約

徒治具自毫村拏舟行四十里過西溪淪漣一碧遙映山
色如杯几間物至山足復輿登焉入谷口則澗洄徑曲使
無導者此卽桃源斷津處矣渡藤橋有塘可數畝山之水
所滙也塘之上列舍數間舍前爲溪循溪皆透迤修竹中
折而登水聲淙淙時十餘旬無雨江河爲枯而斯流不絕
若居常則觸激而鳴者與谷相應可以意狀其音勢也益
進數百步水洄爲潭潭上爲瀨潭底見石魚穿石罅可數
而得瀨上則亂石若蹲若墜皆水所從出枕潭有樓蒼崖
古木交橫其間徙倚久之輒不欲去樓在溪之右遵而入
有梅數百本交枝倚幹可謂梅塹溪左竹十餘萬竿蔽不

見天日從此把臂入林仰視所築舍又出竹杪蓋山之麓
矣舍瞰空爲廊人皆行竹上穿廊得門則軒宇虛徹遙視
兩溪直在壻下而太湖縹緲在窻楹中故奇絕也所構屋
不多俯仰開蔽曲極意態長松列于檻間怪石臥于松下
予與定生方踞石仰睇而松間月影已歷亂在地矣舍傍
有小菴僧聞客至供茗茗數巡定生設酒酒倦復步廊間
看月聞空中有聲似雷而非者僧曰此天愁也聞則占兵
荒予異之夜三鼓倦而寢晨興卽出遊林外予語定生曰
世所謂園者方百計以求其似山水安有卽山水爲園者
哉此殆爲僅見矣于是定生強予作詩詩有泉壑原生戶

川原已達輝又有屋從林杪出石自盤中蹲萬竹青雲覆
雙溪足練明諸語皆實錄也而直蔽其美曰名節存三世
東南第一園以其擅有天勝稱爲第一不虛所謂三世名
節者吳自安節徹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問卿已
三世問卿卽園主人也予與定生來遊初不使知自予書
詩壁上始有傳之問卿者問卿卽移具至是夜十五與兩
人看月幾達旦擁被對談見月色清苦殊甚然非深山坐
永不能知也早起卽理歸棹方出谷而問卿至至則強留
之又大治具自晝達夜酒閒多談義與先哲及問卿先世
事問卿曰子所謂第一吾不敢知然所謂三世者則命之

矣所不拜子意者有如此月因極歡而散定生日此佳事
也子盍記之是歲次崇禎戊寅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

定生所藏扇最富自言少時購求不遺餘力自弘正以來
吳中賢哲墨妙亦略備矣予展閱數次擇其蹟最真而人
品書畫皆可傳世無疑者爲記之沈石田西軒坐雨圖自
跋爲擬王叔明筆而徐髯仙書柱詩爲一周東邨觀潮圖
則吳文定書玄墓詩爲一唐伯虎一畫自題詩豪放爲本
集未載三扇絕奇生平所未一二見也文衡山畫扇凡十
小圖大抹淺絳深染春華寒林幽潭碧嶂無所不具斯美

備矣書亦各體有之而細書落花十律尤精甚有四面非
自書則王雅宜行楷居二周公瑕擬黃山谷者一其一爲
玉女潭圖小楷書玉潭詩十六首者彭隆池也陳白陽畫
六皆花草其畫墨菊者卽白陽草書九日自酌詩也書奇
肆詩亦真率可誦畫茉莉者彭隆池題其上右面書爲文
徵仲梅花詩書其水草圖者周公瑕其著色茶花水仙者
文文水而淡墨水仙尤佳絕有周公瑕小題右面書者文
君元發也仇十洲畫五皆工緻煎茶圖陸本仁書觀蓮圖
錄愛蓮說者爲王子卿採菊雪景二圖皆無書畫碧梧修
竹者殊有筆意書爲文三橋江南春四首此詩蓋和倪雲

林者其卷藏洞庭許氏吳中先哲和韻殆遍歲壬申予在
吳門借閱之許氏曾索題其後今觀此扇亦頓還舊觀矣
文文水山水圖二一文三橋做懷素草一王百穀細書茉莉
曲文五峯畫五有無書者有文文水書者有王西室及
王百穀書者陸包山畫三有山水樓待月圖最精文衡山
有題而楷書月賦者許高陽也謝樗仙畫山水者二其一
無書其一則王麟洲書其答屠長卿歸隱七絕王夙無臨
池名此書亦道而有致錢磬室錢滄州畫扇各三滄州爲
陸士仁書者一公瑕書者二磬室則一爲百穀一爲皇甫
百泉而山水圖則王弇州書也陳括山水甚奇有文衡山

書王繼山寫臨雲臺者則唐寧菴書荆川詩姚俊有歸去來圖書歸去來詞者王百穀也段紫峯畫四公墩書其二一王百穀一顧霞山作蕉葉圖者爲周少谷有張某書其一扇而書畫全者居商谷也此皆隆萬以上人凡畫之面五十有一書之面四十有五書畫兼者惟文氏父子爲多而有畫無書者六畫面別有題跋者亦數四要之皆可傳也近代書畫扇不勝載別其尤者張苓石近二十書者多董玄宰孫淇澳陳眉公孫文介詩扇五其書未知于八法何如然風骨稜稜望而知爲端人介士也董宗伯畫三皆其自書其爲修微較書作者題跋皆微詞閱之可一捧腹

米友石松柏齋圖卽書松柏齋詩趙文度山水一玄宰書項日新蘭石圖鄒愚公寒林圖各一李長衡陳百室畫者各三張鶴澗二多陳眉公書范長倩書者一黃貞父婁子柔楷書各一文湛持則留其楷者亦一周仲馭二有陽羨歌贈定生及歲暮風雪中寄定生兼問朗三者詩佳絕定生以爲此豈以書畫論哉吾傳其人耳因與孫文諸公并珍之扇共五十餘書畫各半兼工者無如董宗伯而按其款識皆爲先宮保及定生作宮保者卽中湛先生也吳子曰吾記定生諸扇而不勝今昔之感焉今之存于記中者其書畫不知于先賢何如觀其扇制而精堅脆薄其爲升

降也具矣觚不觚觚哉觚哉定生其謂之何

陳定生書畫扇記下

天下之物其至者皆可傳也而傳有大小以百工技藝等之則書畫最矣上之有詩賦焉彼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曰詩賦其小者也而脩名節立事功者又以博學能文爲後則書畫爲益不足道然而能文章有氣節者亦迤迤不厭其事而具鑑賞者且出財力購求之豈非以其爲物清而不俗其置此也不猶愈于積荷頓之財蓄金谷之聲伎哉定生今所稱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也于詩賦且薄而不道卽當世節義宜無他屬者而顧好此何歟定生

曰子且記之吾將盡散諸扇扇散而子記存扇猶之予有也定生之言如此定生豈好是者哉予以爲物之聚也以好亦不以其好而不散予少時嘗有是癖一散于火已稍購聚之其精者至挾之以遊而又散于盜予之散不以不好定生卽不好又能使其盡散哉物之至者必傳扇之爲定生有也無假予記也其聚散有數則亦不繫于定生之好不好定生益求其大者而小者卽不棄可矣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

高田茶記

高田者予所居之里名也先世無植茶者有之自萬曆末

年始然不過聞見于園圃中時採以啜新而已十餘年來種者數家然合里計之茶之草以石量者不盈十焙而成茶者筋不及百實佳物也焙茶同徽法然色清質厚而氣芬則過徽遠甚其土性異耶天下好茶者無如予自晨至夜啜不去口無則悶不能開懷抱食飲俱無味家人嘗私爲記大約日用炭六斤水二十升而茶至二兩予蓄茶自遠近有名者皆具嘗亦自爲品目外宜甚暑宜獨坐宜苦吟積想之餘虎丘宜偶嘗松蘿宜對客及寐起六安宜飯後天池龍井宜尋常應酬而予里者無不宜又最宜殿若先以是而前諸茶繼之皆可廢矣其茶至精者直不及諸

方半或三之一或五之一而俗或疑其太昂耀聞疑覲茶亦有之無怪也茶之名不出予邑豈茶不幸生于里予亦不願里有茶名也然獨怪今之所取于茶者名焉爾矣則茶將終不以予里名哉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九卷

貴池吳應箕著

檄

為翟義討王莽檄

予讀漢書至東平太守翟義舉兵討莽移檄郡國未嘗不壯而義之惜班史未載其檄故代為補之若莽篡後罪惡則後漢書隗檄為詳此故條其居攝以前耳中開禹光云云私謂討賊者當如是因附以見檄曰

東平太守翟義謹奉聞漢諸侯王大臣將相及天下郡國

而故為讓避弑逆顯戮也而安頌功德自生民以來比奸較惡如莽者不可有二緣其所起張禹以名儒帝師希合固寵植立王氏之根株今已前死不足辱誅孔光聖人之裔又名臣子及為丞相苟容貪位頌莽功德其承望風旨無所不至鑄歆以經術著名叛父篡經代典文章凡莽書告誣亂之詞疑皆出其手此二子者辱先聖羞宗室恥儒士春秋皆不討賊書為弑君二子讀書而未之聞顧乃黨助大逆罪與莽比哉其餘豐即平晏孫建陳崇之徒以才能幸莽皆罪在不赦夫朱虛侯年二十耳又侍中少與猶能激發勇義首誅諸呂條侯為絳侯之子當吳楚有天下

之半直乘傳誅夷之今莽惡比前浮以萬萬而強劫之勢曾未逮半義父身為漢相世受國恩諡與莽不並世立義身典大郡勢得自為加宗室抱憤人思漢德向者頌莽之徒直其要結之亂民耳今宜曉然共見大惡東平王為漢親屬大統未絕明德宜嗣義與王傳蘇隆中尉臯丹共立為帝義受勅為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勒車騎材官士郡中勇敢共數十萬舉兵而西討不當攝者反正乘輿前滌宗廟以此誅莽宜如拉朽但恐莽計窮勢蹙又與其黨與造飾言語迷亂天下曲釋已惡冀或見免今告天下宜無聽莽所在毋為莽城守其故漢將吏斬莽首獻者封萬戶殺

逆黨孔光以下一人封侯勿絕其為莽愚惑望誤者赦其
前罪殺賊自效前安衆侯與其相張紹首舉大義為宗室
倡紹兄竦詣關歸莽遭其殘虐深可哀痛竦反受封為長
安所譏刺其殺竦者亦爵關內侯夫弑主大逆也誅逆大
順也舍順從逆兵加其頸生為大僇死為愚鬼苟識理勢
知必不然天下其共聽義言毋忽

公討從賊逆臣檄

甲申六月

竊見三月十九日之禍古今未有之痛也以先帝之焦
勞圖治十有七年嚮使在位之人不相率欺罔如先帝
遺詔所云天下事何遂至此即使寇至門庭先事有備則

石城百仞帶甲十萬何至不崇朝而即下故諸臣之誤國
無論死與不死罪皆不能贖然事已至此亦惟有以死抗
賊從先帝于地下庶足益愆雪過用以激發未死者戴
天不共之心而明讀書者委贄無二之義奈何君死社稷
臣不死君又反顏事仇如今先後所傳某某輩言之令人
齒頰為汚然亦安可不臚列姓名以聲其罪于天下也先
是聞都城不守聖人蒙難憤泣之餘即共以所知諸臣
私相較量如某某者必死今果死矣某某者必不死果不
死矣又有某某者人咸疑之或謂此屬即立名非真素無
血性然既竊時譽又掇巍科且其中有世受國恩及家傳

忠孝者事急之際或多求免不得未必卽甘心臣之而今
竟何如也叔夜之子頸血不濺豫州之兒抽刃可爲李陵
隤其家聲王沈豈非名士况先朝不次之擢不過假爲勸
進之階而南宮有聲之人復矜其美新之作又有其人雖
在下中而食祿多年受恩深厚乃相率投名爭先朝賀且
其貪者爲賊所鄙至于拷死而黠者以受僞牒之任始逃
入里門諸如此輩所謂負朝廷羞先聖恥辱儒生殆豬狗
不食其餘矣而迺有出疏以爲之地出揭以揚其波者夫
人生平流覽史傳見事有類此宜腐心切齒恨不推刃九
泉而况生同斯世親戴國仇見其所爲忍但付之浩歎欲

絕而已哉嗚呼本朝以制舉取士而制舉之報如彼士人
以文章進身而文章之效若此此真可使起家科第者反
而自憎其冠裳廁身宮牆者退而欲焚其筆硯故願凡今
綴文之士盡以此曹爲戒感激同讎申明大義從南國賢
公卿大夫之後誓掃賊氛共雪國恥敗朱泚于奉天僂黃
巢于虎谷然後執源休陳希烈之類而剉其屍數從廖皮
日休之倫而拔其舌用以成 今上中興之盛治且仰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答 聖祖 列宗數百年養士之報庶
幾我輩不爲虛生而死忠者亦不爲徒死矣謹布後逆姓
名于後與天下共誅之

近又有爲從逆解嘲者借名二學
實皆一邑之人偷籍四方皆絕不

相聞之士尤為可恨并付公糾

原

國家之難發於戊午而迄於甲申傲始漸而不知所
竟悲極勢而忘其繇致是以客疑而問也予懼今不
晰而使後之考者質所衷焉援所信以答之

原君

客曰古有君明而國亡者乎予曰烏有是哉夫主貴明而
忌察察則傷明也故多恃恃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務為蔽
匿則生疑疑而莫予當也于是上益務夫操束則滋擾卒
于法不必信用違其才朝出令而夕責成前見賢而後獲

罪奸雄適以藉資庸下趨之仆負譬之木心已蠹而枝葉
尚在方以為此翹然者可資棟梁而假廢庇也詎知大風
過而幹權根拔遂已全無木哉客曰是則然矣然以

先帝之憂勤猶無救覆亡則豈有荒暗淫虐者而足義安
保世乎予曰崇替者運也廢興者數也天之所去誰能留
之且夫以昌啓之末運而承閹禍潰決之餘丞輔覆餗列
職負乘獨恃此一人者競唐業虞挈此將羸極敝者以纍
存柁枝于十七年之久嚮令宣明異地而肅代異時彼其
雄姿英度豈難揚建武之烈而承業貞觀又令建安貞元
諸君居崇禎之一日方且視蔭不及其不為懷愍徽欽之

事者幾何又豈能毅然身死社稷其風烈足以視二帝三王而無愧哉是故國不幸而亡也非主明而亡也然而吾君非亡國者也客曰子之言也信

原相

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禎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予曰昌啓開相予不忍道之卽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制于守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而亦失故事閣臣敗鮮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焉卽閣臣鮮有

墨敗者于是拜自廉吏而敗又有甚于其墨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嚮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治又致覆亡焉使不臚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則聽過信失罪將專自上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道不足而術踈也于是烏程以矯行復而見謂清忠陽羨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陵資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意忌卒讒行

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庇民創弊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入室封疆日蹙門戶牢持跡烏程之八年蘊崇天下之大變武陵臨戎遽增餉至七百餘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慝卒蒙惡聲而陽羨再召則憫然自以爲姚宋而不疑方共起廢籍蠲積逋撤內緝出久繫探懷納說捷若轉圜豈不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積轉販傾天下天下廉恥益以墮壞于是使人主切齒以爲人臣

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若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卽彈射亦多非其質予故不備論論其足以風者則江夏吳橋爲有餘烈矣彼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卽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擢行若犬彘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可矣

烏程者溫體仁陽羨爲周延儒韓城薛國觀武陵楊嗣昌江夏賀逢聖吳橋范景文蒲州則韓爌也他所云賢者長山劉鴻漸華亭錢龍錫香山何吾驥長州文震孟嘉善錢士升皆在事日淺又罷且死故不及原將

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天下而儼然稱

方鎮者有人矣曾何救于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卽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于疆場文以方略發蹤于帷幄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曆戊午以至于今廟堂之所擠掇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賚陞而文者以賚轉其急也以賚轉者投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賚陞者冀幸其用命則一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重已卽自爲賊而兵又甚于賊

其爲撫督者卽大半死于敵死于法不則旋罷去此無言功效足紀卽求一首領全者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來未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陳固亦有天性而不可強而今皆起于賚拘于賚以死擠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下中卽挈四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于今世耳何也誠使遵稟于廟算之既定而又不至肘掣于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羗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誕詞毋倖速效毋監軍容毋易將于臨敵毋以取釁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遽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

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啓潛之分道而後死象昇于賈莊有張若麒之督戰而後失承疇于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憲不復可制勒孫傳廷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并單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捷報賞賚分卒留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違器爽分一敗塗地卽宿號能戰而左帥者豈不足以憚敵自襄陽違悞之後諸將遂不稟奉至朱仙戰敗卒于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爲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鬱鬱未展其志氣而其他未受一級之勛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拙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

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于世或亦不幸而生于今之世也

原用兵

客曰將不知兵以卒予敵固然然國家用兵三十年無論不得兵而坐消轉輸行肆淫掠其害又甚于賊此何也予曰其害有三增兵調兵降兵此三者敗天下之物也夫自將不知兵于是推一帥焉輒請增卒兵增而餉亦增又特設督餉大臣及司屬以治之其數幾三倍于原額而有司徵納之耗羨堂司移節之經費舍承提解之騷騷不與焉水旱盜賊之連年蠲貸不聞督責日急天下堪之乎是故

自熊廷弼增遠七百萬行二十餘年而楊嗣昌又增練餉七百餘萬各方鄉勇城守等費又私增至數百萬而國遂以隨之則增兵之禍也自將不知兵于是方敗劾輒行調募中原盜熾則調京邊之兵京師告急又調各省守勦之兵黔人則思用黔楚人則思用楚浙閩之水卒滇粵之士司無所不調所至又無不糜爛言事者方以此爲得計此調兵之禍也自將不知兵于是勦功未著而撫議先行夫不創而撫之賊終賊也其賊帥益縱之以自張何知紀律急則叛耳何知戰鬪掠則勇耳故自左良玉渡江之後江南已無完邑自高杰渡河之後河南其卒無遺民則

降兵之禍也夫三者足以敗國如此當事者迄于亡而不悟可謂世有人哉吾嘗以兵雖大事要之亦明白可見未有不諭強弱而但務多其數夫弱兵客兵與新募之兵多益爲累此不但智者而知之也吾戰勝而賊降則吾重而降者可爲用吾本弱而借撫者以爲重則吾爲彼用而吾兵皆賊矣又安能殺賊至于人情不甚相遠也今使中人家有十金之產誰肯遠出應募而爲兵其應者必其惰而不足用者也况又使之閒關跋涉此未戰而氣已消矣又安能得其死力獨怪癸未甲申之際寇在門庭而言事者一募兵西粵一募兵浙東蒙不次之擢而盈廷未有折

其謬者是故行未至路而京師陷矣由此言之謂世無一知兵之人可也

原亂

客曰今夫亡國家者賊也或有言賊非能亡國而廟堂之議滅賊與封疆之任殺賊者自亡之其說可得聞乎予曰其說亦著于吾所謂三者之禍矣而其原繇于議多而仕襍蓋議多則足以撓任而任雜益足以拓議于是有薦未乾墨而射已盈章者亦有功垂眉睫而節移千里者甚則擠所惡而強以所不堪甘敗利禍用自幸其言之中者凡皆議之爲也至任則如治亂絲卒于糾結不可理則委而

棄之而已何也夫邊方最急者自甲科擇善地則邊缺守令盡置疲瘵所謂適足以葬矣監司巡撫以才推者也今用兵之地黠者以破甑轉身鈍者以孤踪授命事益不效則益務多其員有監有撫有督有理而又有文武之相格以呼吸異勢者而文移曲折非請命隔屬則待發旬時至其操束有司莫知從適則下之方故益不可言迨其後也創多員之不效則愈欲收之于他端營進殊途蒙擢非次賊已至門庭而京東西開屯之官江嶺海募兵之使方相望道也利不盈貲禍滿于世豈非皆任者之過哉當賊之初起也廟堂之上簡一渤海朝歌之令滅之而有餘迨

其後也誠懲前事之任寧議而任無任而議又寧難于任無易于議則不過用一二巡撫數十員守令厚之以事權而寬之以期責無召客兵無逐流轉而一切盡罷監臨督理之官及驕情不用命之總兵則天下之禍何遂至是吾故曰賊非能亡國而滅賊者自亡之非過也雖然害生有基國家自黨禍興歷五十年而後社稷隨之故前此任議之分皆此屬爲之也譬禦盜之家謹捍內室而堂以外置而不問于是不盡亡其家不止嗚呼近日門戶之禍何以異此此亦後之有國者所當深鑒也

對

令文士試騎射對

崇禎九年御史有言吏不知兵請令文士得習騎射因詔提學官試士及春秋兩榜非兼通騎射者不舉諸吏士多言不便者臣因覽吾丘壽王禁民毋得挾弓矢對因擬其詞

臣聞射爲六義之一古者文士所習非獨以厲武備患也懸之始生以示有事行之澤宮以觀有德及至後世儒術衰微士無兼學選舉之途謀仕進之路分兵革日煩文武異用而行師克捷多資馬力于是騎射之制專以精簡武科文士不與焉文士閒有習者以非制所在故不精見繇

此起家者曾無益于勝敗又其技易習而邊徼之士伍官府之隸卒率以能是故著籍于是庠序之士益鄙棄其事而不問非盡繇天性以國之興亡兵之強弱故不係此卽號爲材武通兵者重謀畫而簡伎能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憤 未大創盜賊日多破資格廣選舉厲威武誅怯懦督撫諸臣時賜上方總兵之官日加禮數至與文臣等又加意武舉益進伎勇然而亡失愈甚功效陵遲者積弱之氣未能卒復文武吏士欺蒙牽制之罪非士不習騎射之過也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則能執弓乘馬者非卽知兵者也 高皇帝嘗詔郡國生員習射又嘗於士策

名之後試以騎射書算五事未幾輒罷知不能兼也國家畱計邊務所置經督必以文臣貴方略也臣見先朝之臣有以兵名者矣未聞騎射之必優也且以此爲試者欲文士繇此進取騎射之進取已有科然而不效者武試之兼策論爲已龐也臣恐武人試文而將業不知兵文士又以試武而蹈覆轍是混法制而益賢士趨也東江地旣少馬士之貧者不能具弓矢又安得良馬而日習之竊以爲無益于戰勝亂 祖宗之典使學者不得精專其業大不便 惟 陛下罷其議天下幸甚

書後

書姚孝子傳後

嗟乎仲宣雖孝豈不以子雲哉顧子雲語予則謂予非爲仲宣也仲宣所以祈死而得者母也母非一人之母則仲宣代母者母也卽兄也夫仲宣以死代兄而子雲不能以生報弟無論子雲死無以見仲宣其得生而見仲宣所代者此誰爲爲之也故仲宣雖孝以子雲著仲宣蓋不幸而以孝聞者也今子雲猶幸而以孝名其弟此爲足畢子雲之事哉子雲事尤有仲宣所不能代者吾方恃子雲代仲宣用以全仲宣所代之意而後仲宣爲真足以死則仲宣又幸而先以孝聞者矣嗚呼爲仲宣兄者難哉諸傳記言

仲宣事頗悉要皆以子雲信仲宣予獨因仲宣益有信子雲者非獨以其能不朽仲宣也夫仲宣則固已不朽矣

題交遊書牘手卷後

予雖未登仕籍然亦嘗竊浮聲又嘗好言當世之務于是與予遊者皆名人傑士及公卿大夫賢而有度略者也書之往來最多一月所積或至一篋積至數年都無置處因而散失者多矣暇日稍一整理因簡予所交最匿及素所嚴事心服者得三十餘人手書中間有多至十餘章及數十幅者其所與書或上論往古近稱當世又或憫時病俗談道論文亦或寄意風騷叙傷寥濶其人意思弘放草筆

淋漓若雅念端謹則蠅頭可數間有代書者然其文實佳則亦存之予于是加詮次焉裝潢爲一卷置之几上時一展翫有如面談雖其人之精神意氣可彷彿見之嗟乎此書牘往還曾幾何年而其中升沉得失離合聚散已多可感者况後此數年或數十年或傳之子孫覽而追念當時情事其爲感悼當有甚焉者矣予擬此後三年爲一卷則未知一生當積幾許卷也崇禎十一年月日

書王弇州外集後

元美之言曰子長不絕也史記絕矣卽後世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近代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章奏羊牘賦頌

之類鮮足哀者予以爲此言非也後世子長絕耳史記豈絕哉史記之佳豈以京師郡邑之名章奏羊牘之詞而佳乎果有子長不必以今之京師爲長安也不必以保真諸府爲弘農馮翊也不必以今之內閣爲丞相以左都御史爲御史大夫也無班馬賦頌則缺之無誼錯之章奏則擇之且東漢之京師官名非盡改也其能爲賦頌章奏者非乏也而范史不及馬遷抑又何哉夫製錦者釋機杼之拙而罪絲構屋者寬斧斤之不能而責木當不其然元美亦幸不爲史耳假使爲史必將飾其不如史記者而斤斤焉以求肖史記夫爲明之史而尺尺寸寸惟漢之肖烏在其

史之足信乎無怪乎元美之于詩文見一能綴古詞者便以為兩司馬復出矣嗚呼元美之言非矣乃有職號為史者求能舉史記之詞焉者則鮮則史乎史乎吾未知此事果安屬也

書篆刻圖後

此崇禎甲申作

刻印一技耳然非窮六書之蘊究秦漢以來所留傳之玉璽銅章不能得此中之髣髴故雖技也而理寓焉往予尚在明昧閒後得雲間顧氏印數原本觀之乃知其理近又得南京俞光祿藏印與山東王副戎所藏者通觀之而識世人所刻皆未合益歎古今之不相及也譬之學書終日

臨摹墨本而未見真蹟卒不知古人用筆之意耳文壽承何雪漁兩家之作予俱有藏者亦頗能辨之而何氏弟子如杭州之顧新安之陳論刀法精甚考其篆每與古人離彼古人天鏤神劃自有不易者在而今反以用意失之故知技也而進乎道則能精其理者為深遠矣予嘗詩文之餘私嘗作此與予談輒出意表又好學不倦一準于六書之義非是者不苟以已意屈曲也奏刀若然動與古合即所為予刻數印自成大家固必傳之技也予篋中裝所給用者多可廢嗟乎伯宗謂當今此事舍誰歸其信然夫

書事

杭州書某孝廉事

崇禎丁丑七月予自嚴江抵杭州暫寓湖舫見湖有坐樓船者僕從輿蓋甚盛心異之客有過予者予問爲誰客曰此某孝廉也爲司府及關使者重客于請所得數千金語次爲歎羨久之有頃船主人知旁舟爲予卽持刺通謁視其刺則猶制中也過予舟所隨僕六七十人皆衣青紗白裡半爲執手腕及麾箠者主人衣素縐紗至巾襪皆然語移時鄙穢不足聽別去客視予有傲色問曰子豈有不足於孝廉者乎予曰天下有不孝不廉如斯人者哉客曰孝廉

者其應得之名也子以實求固宜見輕耳予曰客以此名爲應有乎夫孝廉者古取士之一如所謂賢良方正及漢末經明行修者皆是今之世未聞以此取人也士以制義起家閱三年有春秋二試別以鄉會之日雋于會試者曰甲榜則舉于鄉者宜別之以乙矣卽質言之亦宜曰鄉舉耳而今概稱曰孝廉於義則無取於制則悖舉世相循莫有知其非者毋怪乎斯人也而有斯名也予何爲不簡賤哉客曰若然則豈獨孝廉者非也府而曰太守州而曰刺史副使曰觀察布政曰方伯等而上之及于公卿其見于稱謂者皆非也何獨孝廉予曰然使世皆因名求實則天

下無實而有名者當亦有反而自悔者矣况又即其名而非者哉客喜曰吾乃今知名之不可苟也子曷書其事以使世共觀之

虎丘書禪僧講經事

禪學吾不知也然見士人之好禪者亦未嘗加詆獨於聚衆講經以爲此敗風化而兆亂端非獨排斥不遺餘力亦嘗以所在不能禁絕爲恨崇禎己巳薄都城此不獨卿大夫之恥而敷天同憤者也以南京根本重地未聞縉紳兵食而延江西法師某講經于南門聽者數十萬人男女夾雜至不忍言于是勛臣爲之倡宰御史爲之護持祠郎

爲之贊導此其勢之傾動何如哉予聞之扼腕謂使身爲執法之官必先置僧于理而後露章劾諸在事之人不獨維風實以防亂即使天下有深明佛法者必不以予此舉爲過也甲戌過杭州聞事有類于南京者士夫顛倒始有甚焉予趨而避之丁丑寓虎丘適有茲役予同舍弟筵往觀僧俗各半而婦女尤多至繞臺攀座無非是者其耳目眩亂使人見之欲嘔而講者之高下姑置不論嗚呼此又無間風化矣其以穢褻佛法有甚于此哉還念鄉者二事亦大略可觀耳夫愚民不足道獨怪士大夫當多事之日豈無職業而逞盡心于此即儒者讀孔孟之書初未聞于

師友質疑問難有所發明而學爲科舉之文者于一先生之業尚多漏而弗精乃于此茫無有得者而隨俗跪拜冀有徹悟豈不悖哉書此以使世之好禪學者覽而有所感焉

書木末亭酒間語

崇禎丙子秋月尚寶卿徐公虞求招予與張子爾公飲于方正學先生祠堂中旁卽所謂木末亭也浙有沈某者亦在坐予與徐公縱橫談天下事甚悉時北京方有警徐公曰今安得有于少保其人者予曰于公功雖在社稷然某生平所不足者易儲事少一爭耳公曰當以功恕過予

曰我輩論事政宜責備賢者公曰然益予與公先論江陵太倉併及嘉靖議禮萬曆國本事多所指摘故厚求少保耳忽沈某曰君言非也以當日事勢論之儲不得不易使少保爭之何爲少保乎予因以大義言之爾公是時佐予辨甚力沈益刺刺不休予因起謂徐公曰是不過強作解事者然若輩萬一以文字取富貴其意將何所不至且公亦安得有如此客哉于是遂罷酒而散翌日徐公柬予曰酒閒小論遂同殿上之爭不有惡客烏聞正論張子曰其斯爲吳子哉予谷曰予過矣予過矣然予雖砍頭陷胸安能如客之云云者哉

說

賣榴說

癸亥十月予在郡中偶從市見賣榴者榴鉅如斗計一榴可當土產者五六許往在南都亦見之計尚小是之二三也予質所來則曰洞庭洞庭蘇產也旁有人曰此河南種然賣者操吳音其爲蘇物無疑問一榴幾錢則曰三十文予曰何昂其直若是顧謂僕取其榴四面半償之賣者去不答僕追之還強其必賣然增錢不滿三遂爭予呼僕曰與之此欲歸遺太孺人者使驚爲目所未見手搯皮而數其實博慈顏一快也豈重數錢哉予固作鄉語也賣者聽

之若解若疑顧其色和矣問僕曰若所言云何僕再理予說賣者曰異哉予鬻是久矣未聞有念母者信是予豈計直哉敬奉五榴置錢而去予趨僕償之蓋相讓久而後留其半問其姓名又不答後予跡之不可得儻所謂榴隱者非邪夫予以懷橘一念得異人于市井間幸矣即使果常人也然其言誠有可感者因作賣榴說

祭文

祭周仲馭文一

乙酉五月二十三日從山中得邑子劉廷鑾書謂予友周仲馭先生于四月初八勒死獄中予聞卽爲位哭之先是

甲申八月先生被逮遣急足報予予立起赴其難居白下
一月貴人御之使大金吾諭意趨予出京予走獄中別先
生先生飯予談笑甚歡良久將去先生泣予亦泣予慰先
生曰無自苦今二患甚急不久獄自解先生曰二患急恐
予益急耳嗚呼詎知此語遂成讖也初先生以禮部郎奉
使至南京聞三月十九之變時南工部主事周鼎瀚痛哭
將投河先生持之泣遂歸臥句容山中忌者謂先生意欲
迎立疏藩以事不成而哭其不起者不欲爲之臣也當事
聞而憾之及馬相援起大鉞欲以次第翻逆案修要典舉
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遍布歌謠有殺馬阮之語

忌者又謂先生實使之二人恨切齒然高密爭時出舍卒
先生原未知而諸謠至事後先生猶未聞也于是馬阮謀
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
盡不根究迎立疏藩之謀則殺仲馭爲無名于是士英首
劾從賊者而以仲馭爲周鍾兄法當從坐大鉞又自爲疏
購無賴子上之則謂仲馭爲興化居停爲山陰屬草又引
先帝時建德主察所擠什皆出仲馭意而一時附奸及奇
貨仲馭者如張明弼曹宗璠羅萬爵及其兄周銓舉人虞
植等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予謂先生曰盍辯乎先生曰
無益雖然知予者子也子辯亦無益予益心悲之于是移

書袁州大略謂以鍾相坐則羊舌之禍不及叔向王敦之惡可原茂弘又移書東平假如興化亡命而仲馭藏匿天下後世猶當誦其高誼况無罪避亂之大臣投而拒之此必非人類今忍以此加之罪乎山陰與仲馭雖號同心實未識面無論山陰以正直聞天下不受人指使就使仲馭代爲疏今既不用言者之身矣而又罪以非其身之言乎至于建德統鈞仲馭在途此自可以不言于是袁州曰惜乎仲馭吾難以口舌爭也東平曰寃乎仲馭要當少俟之蓋時方求多袁州故袁州恐言益爲累而東平素無嫌大鍼以山陰疏侵東平故謂仲馭屬草者冀以激怒東平而

東平意漸解于是先生寄謝予曰嗟吳子亦心苦而力盡矣然予猶持前意以二患急則獄必解詎知左師東下適以急先生之死哉夫自古忠臣烈士負奇寃遭酷禍如先生者不少獨念江東立國之始其諸將相以爲得君而事之方可上跡建武下陋建炎乃積一年之久未聞創一逐一賊恢一州一邑用一正人行一善事獨能辦先生一人之死則先生之死爲古未有矣而知先生無如予予之後先生死者以予不可遽死先生者非先生又誰知之嗚呼

祭周仲馭文二

嗚呼仲馭而死也從仲馭一身言之則死爲可傷而從天下言之則其死爲可感仲馭矢志忠孝林臥十餘年甫出山遽遭大禍未能報國此爲可傷者一也尊公方伯之喪仲馭悲痛三年不入內其侍太夫人何顏色惟謹報補官太夫人甚喜今以讒死不克盡孝養此爲可傷者二也仲馭每恨早登第未得盡讀古人書及抗疏削歸益發憤下帷攻詩文研精理學嘗語予曰子才可名世子亦欲著述數書以附子傳今未竟厥志此可傷者三也生子未及笄而遘難盡落其產妻子不免凍餒此可傷者四也至若所云可感者則尤甚矣仲馭爲南戶部督稅蕪關時權差創

設羨入無幾方七閱月卽轉禮曹而急窮交餽故友者至數千金歸垂橐不自言也今誣其贓數十萬而當時受惠者亦多攘臂反脣此可感者一也仲馭意氣傾東南士有急則歸之至再三求請不厭嘗薦士不令其知數科來繇之得第者先後幾百十人卽縉紳先生以名高相攀附者日不絕于是朋黨之名遂盛及被逮無一過問者憶予視仲馭獄中間及一二位高有力者仲馭笑曰天下之孤而無黨者莫予獨也此爲可感者二也仲馭初削歸時授徒講業不出里中後因其多所薦達于是遊其門者幾數千人而天下遂有周夫子之號袁江州張芑山嘗規之而宣

城沈眉生屢有諷諍其徒不悅反煽爲異言今號爲弟子者相見但字仲馭而不先生也且有辨其未嘗委贄者舉人某某侍仲馭最久蒙薦拔最深以非部磨勘謂不先爲之地遂呈身要人反持疏相喝此爲可感者三也嗚呼以其身之可傷者如彼而天下事之可感者如此此真欲令人砍頭陷胸有善不可爲之悔而仲馭至死無是也故天下之可感傷未有如吾仲馭者也

祭周仲馭文三

嗚呼哀哉兄之生于世也四十有六歲而其死也卒浩然畢命于圍屏方其生也朝廷之上無爲之暴謫而雪寃今

其死也南國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爲之巷哭而途悲旣名高而忌集實道大而身危昔神祖之末年海內正人有朋黨之號至熹宗之七載諸附闖者周內諸君子于三案而靡有孑遺迨乎先帝英烈爰定丹書雖歷祀十七而嚴黨逆之誅屹然如山嶽而不可移不幸鼎湖方泣羣醜彈冠旣快心于老成之日謝顧獨不利此華陽一席猶儼然爲後進之師于是貴州肆其弊噬懷寧布爲險噦追遡先世之牛李蜀湖共攢矢于一人而爲之癡索爲之毛吹嗚呼哀哉吾不意五朝之久天下之大其以尊奉兄者遂至于斯也本非薄湯武而叔夜遭其幽繫未嘗

不身任名教而李范蒙其誅夷然吾又念之嚮使無兄今日之死則南國之立社稷者已及一莽覺諸君寂寂遂無一事之可傳而自神宗皇帝以來其所號爲賢人君子者何限恐門戶亦自此而衰矣是故兄之死死先帝也死死五朝之賢人君子也而豈區區一二亂臣賊子所能殺之自快其私也哉

祭外舅李首川先生文

先生於箕戚則舅也義則師也而情則知己也予能已於悲哉方予少賤家方落而先生字之女子少無師友先生教之授以作文之法予困於場屋先生嘆惜有加謂予有

才無遇夫人於生死之際意有相屬輒爲感動而况予與先生甥也弟子也受知也予能已於悲哉予蓋悲先生未可以死而死與死非其地也先生少負異姿長延盛舉其於科名猶掇之耳不幸僅以貢薦甫拜一官未抵任而遽捐館故曰未可死而死也此死之所以可悲也人孰無死上者殺身成仁次亦忠盡身瘁最下如世人所謂老死脯下妻子視訣而先生遇長途奄忽旅次此爲非所矣則死不尤可悲哉然予猶謂死卽非其地而處死者爲難人卽未可死死而不死者尤難先生孝友散於家行誼聞於國自少至老雖言笑取與無分毫苟者又能以其學傳之

其子故長公舉於鄉爲世知名士而仲季鴻藻並著今談者皆曰先生爲有子矣此豈與夫生而無聞沒而冥冥者哉先生卽遘疾於途而遇患能免又從容義命死不及亂此又與夫素不聞道之士及一旦遇有變遂神駛意劇冀偷生於須臾之爲快者故曰先生能處死者也卽又未嘗死者也而予之終不能已於悲者感於戚激於義綢繆於情之不可解也故悲先生之死者未有如予者也

樓山堂集第十九卷畢